

# 三俠劍



康德八年三月五日印刷  
康德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發行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三俠劍

每冊定價 四角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市小南街一段一〇七號

印 刷 人

王 蘭 田

奉天市小南街一段一〇七號

印 刷 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九十七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艾葉香道 你昨天也上天龍塢去了 邱爺點頭道 不錯 我若不去 彭勃的命就沒有

艾葉香笑道 你跟那和尚動手 他忽然不打了 和你約定五日為期 要在報竹寺

想設平地掃台 比試驗敵對不對 邱爺聽了眼珠一轉 心說 這是當時情形 你不拘是

怎麼能料 也料不了這麼準哪 不用問 他一定是去了 憑着 遂笑道 這是你料的

嗎 艾葉香道 啊 可不是我料會的 你說對不對呢 邱爺笑道 不要在若天商前問題

你昨日也一定上天龍塢了 艾葉香笑道 豈止我一個人 我們姐兒三個都去哩 邱爺道

嘔 那麼我走之後 你們走了沒走呢 葉香道 沒有 我們又聽他們說了會子話兒 邱

爺道 他們說什麼呢 艾葉香道 吳天龍問那和尚 爲什麼不分上下 那和尚倒是有自知

之明 自言不是尔老的敵手 約定五日後 設立平地掃台 不過是個緩兵計 他要乘這

五日的功夫 到沙河鎮把他二位師兄請來 跟你老比試高下 可不知他這二位師兄是誰

你老知道嗎 邱爺手理墨髯 點點頭道 他的二位師兄 一個叫赤面佛妙諦 一個叫打虎

僧妙禪 妙禪本事平常 倒無足慮 據說這個妙諦本領可高 大概不好對付 咱還真得想

特別的法子對待他 白晝微一撇嘴道 想什麼特別法子 不就是一個妙諦嗎 我跟他分個

上下就易了 邱爺聞聽不語 葉香笑道 邱叔父 彭勃經昨夜這番挫折 大概又老實點吧

邱爺笑道 可不是嗎 此後他決不敢亂闖了 葉香道 他現在那兒了 邱爺道 在家了

昨天又被我說了幾句 今天大約連門都不出 葉香聽了 點頭微笑 隨向金珠使了個眼色 金珠會意 姐兒倆先後溜出屋 輕輕下樓 金珠笑問道 你把我叫出來是什麼意思 葉香道 你若不出來 邱爺有話要跟雪妹妹說 同着咱們不好出口 咱何必在那碍眼 不如趁這時候 戲耍彭勃去 金珠道 怎麼戲耍呢 葉香道 你樂意不樂意去 要是願意去 我們在路上說 金珠點頭道 走 姐兒倆遂悄悄出山 順大道直奔臥虎莊來 走在道上 金珠便問 倒是用什麼法子呢 葉香笑道 大姐你要問 我意欲如此如此 再試探一回 你以為如何 金珠搖頭道 不行不行 還教我去那個角兒哇 得啦 我少挨點兒罵吧 葉香笑道 這不過是逢場作戲 有什麼關係 等着將來你還可以問着他呢 金珠道 哼 我看你這蹄子 也有點沒安好心 葉香笑道 什麼沒安好心 這不過是遊戲而已 金珠點頭道 好 我再答應作一回 下次我可不幹了 葉香道 也就是這一次了 誰有那麼大功夫 淨跟他糊塗着玩 說着往前行走 不覺已來到臥虎莊 葉香遂教金珠隱在一旁 自己來至彭宅的門前 命家人回稟 要求見彭勃 門公一看 來了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找少莊主 心裡就非常疑惑 遂問道 這位小姐 請教你貴姓 找我們少莊主有什麼事情 葉香道 我叫艾葉香 你進去一告訴 他就知道了 門公一聽 他不肯說是什麼事情 心中越發疑惑 遂說道 可是這麼着 我們少莊主在家沒在家 我還不知道 因為我剛由街上回來 他或者也許出門了 我給你看看去 要在家更好 要是沒在家 你可得再辛苦一踏 葉香點頭道 好 你去看去吧 門公便匆匆奔進去 葉香料定彭勃一定要出來相見 滿

抽冷子撒身走出村口外 站在道旁等着 果然功夫不大 就見彭勃 兩眼直勾勾的由村裡跑出來 葉香遂向前和他相見 偽說有機密要報告 把他誘到坟墓裡 徵求婚之意 彭勃却是躊躇不應 葉香察顏觀色 他口裡雖然沒有答應 可是心裡已默許了 便沒深說 遂託故走開 彭勃發了會子怔 也就回家去了 誰知這位金珠就在坟後等着了 葉香與彭勃所說的話 他都聽了個清清楚楚 待彭勃走後 便由坟後轉出來 躍上矮牆 留神各處觀看 一壁把子指含在口內 吱吱的迎着幾聲呼哨 就見葉香如飛跑到近前 笑向金珠問道 他走了嗎 金珠點頭道 走了 你進來 我有話問你 葉香遂同着金珠進到坟地內 金珠在石桌上一坐 指着地下道 你跪在這兒 聽我審你 葉香笑道 呦 這是幹什麼 我們犯了什麼罪呢 金珠道 犯什麼罪了 你說實話 你倒是安有什麼心 葉香道 什麼安有什麼心 金珠道 你方才跟彭勃說什麼了 葉香道 我什麼也沒說呀 金珠道 諄你還瞞我嗎 我在這兒候 聽了清清楚楚你跟誰求婚了是不是 葉香道 是啊 那不是爲雪妹妹嗎 金珠道 你說良心話 你果然是爲的雪妹妹 還是爲你自己 葉香道 問笑而不言 金珠道 你說說罷 到底爲的是誰 葉香笑道 爲雪妹妹 也爲我 再說也爲你 金珠一對眉道 什麼 還爲我 葉香道 可不是 你與咱們姐兒二個 自幼在一處 誰也不願離你誰 白雪以前矢志不嫁 就身不願意離開咱們倆人嗎 現任爲了宗嗣大計 不得不願允邱爺的要求 可是我們的心裡 又何曾願意離開大家 是我朝思暮想 才想出這層一個主意 豈有這層辨 我們姐兒三個人 才不致離開 這你還不明白嗎 金珠聽了 便不作聲 葉香道 難道說你心裡還有什麼異議嗎 金珠道 一家同是捨不得離開 你

既認爲這樣能辦 我還有異議嗎 葉香笑道 既這樣 再有用你之處 你就別再營營拗拗的啦 金珠笑而不答 葉香拾頭看了看天道 天不早了 這時回山 未免多一個往返 不如買點東西 咱就在這兒吃吧 辦完事再回去 就省得多跑一趟了 你看怎麼樣 金珠點頭道 好是好 只是雪妹妹未免要着點急了 葉香道 沒關係 他知道咱到這兒來 不見得着急 你在甯裡等着 我去買吃的去 金珠點頭 葉香便如飛去了 功夫不大 葉香提了一大包點心來 另外還有一把茶壺 一個茶盃 都放在石桌上 金珠掀開壺蓋一看 裡邊是滿滿的一壺熱茶 遂笑道 這壺是那裡來的 葉香道 連壺盃帶水 都是一塊買的 金珠道 買誰的 別是偷的吧 葉香笑道 不是偷的 是沒有人拿的 金珠道那跟偷一個樣嗎 葉香道 我給錢了 這兩件東西我放那兒三兩銀子了 三兩銀子還買不出來嗎 說着 遂把點心包解開 姐兒兩個一陣吃飽 天也就快黑了 微然休息了一會兒 耗到天黑 葉香遂笑道 時候不離了 莊鄉人睡的早 還時去了 正是時候 金珠點頭 便各收拾緊趁俐落 由坎地出來 直奔臥虎莊來 趕來到彭宅門前 只見街門 已然關閉 遂躍牆入院 先到大廳看了看 見沒有人 復又來到彭勃的寢室 正巧彭勃將睡 葉香便向金珠打手勢 教他進去引彭勃走 自己却隱在一旁 金珠點頭 遂進屋按照原定計劃 把彭勃引到村外樹林前 把彭勃牽住 挾着他回歸十八盤山 却不進山寨 仍到後山女頭目的家中 把他放在床上 自己遂撤身出來 只見葉香笑嘻嘻的迎門站着 便走過來 低聲問道 怎麼樣 葉香笑道 這裡沒有你的事了 你回寨報告妹妹去罷 金珠點頭便自去了 葉香便把小丫環叫來 如此如此教了他一套話 命他去戲耍彭勃 葉香就在窗外看 只見勃聽了丫環的話 兀自皺眉 現出萬分焦急的情形 葉香估量着時候够了 不忍再教彭勃

勃着急 這才打了個暗號兒 把丫環叫出來 進到屋內把彭勃救出十八盤山 倆人往回走着 葉香勾話提話問他 白娘子的爲人 彭勃却說他是個淫女 葉香問他 怎麼見得白娘子是淫女 彭勃回答 因爲他曾當面向我提親 葉香聽了這句話 假意發怒 這才用誑言把他支回臥虎莊 自己却從下葦塘 回歸十八盤山來 到了後寨 只見樓上燈光明亮 知道他姐兒倆等着自己了 遂忙上樓 啓簾籠進來 只見白金二人 正在對坐飲酒 見他來了 遂說道 快來吧 我們淨等着你哩 葉香笑着過來 只見是一桌豐盛的酒席 三付盃箸 自然是等着自己了 遂即坐下問道 邱叔父何時走的 白娘子尙未答言 金珠擺擺手道 你先別問這個 我且問你 彭勃那裡去了 葉香道 被我用詐語誑回去了 說着遂把經過 詳細說了一遍 大家不免笑了一陣 艾葉香這才又問 邱爺什麼時候走的 他對你說什麼了 白娘子道 他老人家天黑才走的 淨等你們回來商議了 誰知越等越不見你們的面兒 老人家不放心 才回去的 艾葉香笑道 老人家等我們什麼事呢 白娘子道 邱爺問我 現在彭勃既經試探完了 可以進行婚姻了 我說 雖然試探完了 可是他的心尙未能心悅誠服 必須設法服了他的心 方可進行婚姻 邱爺又問我 你有什麼法子 使他心悅誠服呢 我也却想不到相當的方法 只好等你來 教你出個主意 誰知你們却一去不回来了 老人家便說 你們一定又奔臥虎莊淘氣去了 直等到天黑 因還不見你們回來 老人家很不甘心 就囑咐我 有什麼事 明天再說吧 明天可千萬別教他們出去了 關

咐完了 老人家就走了 大約是回了臥虎莊啦 你還有什麼法子 能使彭勃悅服呢 艾葉香笑道 有法子 而且這法子還極現成 怎麼邱爺就沒想到這一層呢 白娘子一聽 忙問道 有什麼現成的法子呢 艾葉香笑道 咱們先吃飯 吃完了再說 命珠一聽 還說不行 你這是成心拿我們取笑 趁早快說 你要不說 估量這頓飯 你吃的了囉 艾葉香笑道 其實我是餓了 既是你們心奇 請我告訴你們 五日後不是跟那和尚約定好了在報竹寺前比試嗎 據邱爺說 那和尚尚妙諦的本領最好 是邱爺一個勁敵 到那天咱們一同前去 隱在人羣看着 妙禪妙空一定贏不了邱爺 我們可以不管 等邱爺神妙諦動手的時候 無論老人家贏的了贏不了 就是能贏 鬼別教他老人家贏 最好裝出不敵的樣子 劉緊關節要的時候 我們再露面 那僧和尚也就不離座啦 教白雪妹妹乾脆脆的把和尚一贏 彭勃還有個不心服的嗎 我管保他佩服的要立體投地 白娘子聽了點頭 金 笑道 你這蹄子真是猴兒變的 太靈了 連邱爺的見識都不如你 我輩佩服你 完事真得教妹妹好好的謝謝你 艾葉香笑道 豈止妹妹謝謝我 就是你也該謝謝我呀 命珠笑道 要這麼說你自己也得謝自己 艾葉香笑道 得啦 不用謝啦 自己跟自己還客氣嗎 一句話說得大家格格笑起來 這一席酒飯 真稱得起是開懷暢飲 直吃到天色微明 方才酒足飯飽 遂收拾安歇 一覺醒來 已是紅日上窗 三女俠因店着邱爺來 忙着梳洗 將才修飾完了 便有女僕來回話 邱老莊主到 三女俠出屋迎接 却見邱爺已登上樓來 遂一同進屋 行



禮落坐之後 邱爺就指着艾葉香道 就是你呀 太淘氣了 昨天又把彭勃曬皂了個不亦樂乎 難道現在還沒試探完嗎 葉香點頭道 現在試探終了 可以進行婚姻了 邱爺道 昨天我跟映玉也提到這一層了 映玉說 還要服他之心 這話大約映玉一定跟你說了 你有什么法子 可以使彭勃心悅誠服 艾葉香道 有主意 只消如此如此 就把昨夜所說的辦法 說了一遍 因道 這不是現成的主意嗎 怨以為怎麼樣 邱爺連連點頭道 妙計妙計 正合我意 非映玉也不足以降伏那兇僧 那麼以後還怎麼辦呢 艾葉香笑道 以後還有什麼事 若只是婚姻問題 你就主張辦理了 我想雪妹妹也就沒有什麼說的了 邱爺聽了 便問白娘子道 你聽着怎麼樣 映玉點點頭 邱爺遂站起來道 就這樣辦了 我還有事 得趕緊回去 可是葉香 我得見見你 你別再出主意囉皂彭勃了 葉香笑道 決不囉皂了 你老放心吧 邱爺道 不是別的 自從發生這件事 彭勃受的刺激很深 再要鬧他的精神 就難免要受損失了 葉香笑道 不鬧了 不鬧了 你只管放心吧 邱爺遂告辭走了 三女俠送走邱爺之後 金珠笑道 邱爺很疼他這個兒子 葉香道 這是什麼話 誰好的兒子誰不愛 又道是天下爺娘愛好的 慢這是爺娘 就是世上普通的人 又何嘗不敬重好的呢 金珠道 可惜不是邱爺的親子 要是親兒子就更有意思了 白娘子道 你說他們老邱家也怪 晚一輩的人太稀了 只有邱大爺早年生了一個兒子 邱二爺 邱三爺 就始終沒有生養 連個女孩都沒有 現在就算三門守着一個 聽說這位邱大爺的公子邱成 跟

三 俠 劍 【卷五十二集】

八

雙陸仙師鐵牌道人諸葛山真學藝 還一個勁兒的往硬工夫上練喇 現在身上就有金鐘罩 他只顧練工夫保持整身童男 他們邱家從此不就絕了嗎 邱三叔恐我自家絕嗣 苦心勸解 奪了我的志向 難道他就不爲他們自家算計一下嗎 或者他是只顧人家 把自己家的事 忽略了 艾葉香搖頭道 那能忽略 我想其中一定有原因 白娘子道 邱成不小了 應該早爲他成婚 好傳留邱氏一脈 若是因爲練工夫 把香烟斷絕 可太不合適了 等邱爺來了 我得詳細問問 究竟是怎麼回事 有無原因 如果只是爲練工夫 我得寫撥寫撥邱爺 不能任着他性兒 還是早訂婚姻爲是 艾葉香道 自己的事還沒辦完 又要給人家做媒 人了 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金珠道 現在咱就得等五天後了 一點事情沒有 倒顯怪膩煩的 葉香道 你要嫌膩 咱再出個法子 逗逗彭勃去 說着以目視白娘子 映玉却低頭不做聲 金珠笑道 得了 你別胡出主意了 方才邱爺一再囑咐 你要再出主意 不惟對不起邱爺 連妹妹也要恨你了 葉香道 還不是你說的膩煩嗎 金珠道 我說膩煩 再想別的法子 難除去戲耍人 就沒有別的法子消遣嗎 葉香道 有法子消遣 今天晚上到報竹寺走走 看一看妙空把那兩個禿和尚請來沒有 這不是很好的消遣法子嗎 金珠點頭道 很好 雪妹妹去不去 白娘子道 去 我得先看看這個妙諦和尚 究竟是何如人也 葉香道 好 那嗎今天晚上 我們一同去 商議妥當 一切吃喝休息不必細表 趕到用過晚飯 姐兒三個便收拾起身 直奔報竹寺 趕來到廟前 恰好天交三鼓 三女俠躍牆

入內 到裡邊一探聽 却只有幾個小和尚 看着禪堂 並不見妙空的面兒 葉香遂向白金二人打手勢 一同躍出報竹寺 金珠道 這個禿驢沒在家 想必是親身到沙河鎮請人去了 葉香搖頭道 不能 我看他一定在天龍塢 白娘子道 大概又去取藥去了 我們何妨去看看呢 葉香點頭道 可以 三女俠便又够奔天龍塢而來 到了吳大龍的住宅 果然妙空和尚在通兒了 李玉生 吳天龍還是原座 又在倚紅抱翠 飲酒作樂了 三女俠自是咬牙痛恨 在窗外聽了一會兒 見他們滿嘴盡是胡說 提不到正經的 白娘子便不願再聽了 便一拉那二人 一同躍出吳宅 艾葉香笑道 這三個禽獸真恨的我牙癢癢 將來我非把他們全收拾了不可 金珠道 對 別人猶可 尤其這個和尚 一個出家人 竟如此貪戀酒色 沾辱佛門清規 真是出家人敗類 將來得了手 我非把他這個禿葫蘆 開了瓢不可 白娘子道 這還不算好嗎 是在吳天龍家裡 要把這般下賤女人 弄到廟裡去 那不更罪孽深重了嗎 艾葉香道 別忙啊 等那兩個和尚來了 還不帶到廟裡去嗎 金珠道 這倒不一定 禱邱爺說 那個大和尚功夫很好 想來不好女色 艾葉香點頭道 這話或者現在也不便武斷 究竟如何 明日也就知道了 咱們回去吧 白娘子點頭 三女俠由原道回來 到了山寨內 微然吃了一些東西 隨即安歇 替要簡驗 次日三女俠又來報竹寺探聽 妙諦妙禪二僧便到了 果不出葉香所料 那妙空和尚 與吳天龍李玉生三人 真把娼妓招到廟中 把個白娘子氣的 當時就要下去 剪除淫僧 艾葉香却忙拉住

勸解道：你何必心急，明天不就到了日子了嗎？你要不打算留他，在堂上多使點見勁，不就把他結果了嗎？金珠也勸，遂把白娘子勸回山寨，讓位白娘子心裡可就加上勁了。到次日，天光一亮，三女俠便早早起來梳洗已畢，遂吩咐預備飯，姐兒三個一同吃畢，等到時候不離了，便各收拾好了，暗帶兵器，離了十八盤山，够奔報竹寺而來，趕來到廟前時，已近午，看熱鬧的人已圍多了，白娘子暗道：壞了，他們來晚了，他們大約動上手啦。艾葉香望了望，搖頭道：還沒動手，大約邱爺是已經到了，說着緊行幾步，來到近前，却不敢往裡擠，但見那邊有個高坡兒，便走上來，長身往裡觀看，果然尙未動手。邱爺跟吳天龍正在對坐談話，彭勃就在邱爺背後站着，却不見三個兇僧的踪跡。白娘子一皺眉道：怎麼三個兇僧還不來？葉香笑道：他們一定在廟裡等時候了，定規的是正午，早一分他們也不出來，總得拿這個臭架子。金珠抬頭看看天道：這時差不多已交正午了，要再等一會不出來，未免就算栽吧。艾葉香將要答話，忽見看熱鬧的都往廟門前看，也忙長身望那看，只見三個兇僧由廟中出來，用手一指笑道：你們看，來了。白雪金珠一聽，忙注目兒觀看，果見三個兇僧大搖大擺的由廟中出來，直奔馮子高、念南、無阿彌陀佛、白雪一見三個兇僧的頭兒，氣就撞上來，又聽他們念佛號，更氣的不住得咬牙。艾葉香怕他沉不住，忙道：雪妹妹，千萬別忘了我們原定的計劃，你要這時候過去，就把三個僧人都打死氣也開不出你的本領，必須等邱爺跟他動了手不勝，你再過去，方顯得你的神威。白雪點頭。

只好忍着這口氣，長身觀看，只見三個和尚，進到場中，那邱爺只說了幾句話，便由妙空和尚，首先跟邱爺動手，妙空不敵，妙禪上來替換，邱爺故意示弱，乘機進招，一掌打在和尚的後心，把妙禪打的口吐鮮血，白映玉心裡的氣，方才平下去點兒，及至妙禪跟邱爺動上手，白娘子留神一看，心說這和尚的本領，還是不錯，憑邱爺的本領，竟不能敵他，白娘子便要過去，葉香攔道：「妹妹你不要忙，等邱爺再跟他過幾十招，再過去不遲。」白娘子皺皺眉道：「那不好，恐邱叔父失招。」葉香搖頭道：「決無此事，你看邱爺那是何等慎重，無論如何，他也輸不了招哇，你就安心等着吧。」白娘子只得點頭，待邱爺與和尚戰到五十個回合，邱爺氣力不敵，累的氣喘汗流了，白娘子遂回頭以目視葉香，現在行了吧？葉香搖頭道：「別忙，你聽我招呼，到時候我自叫你過去。」說着，留神往場中觀看，只見和尚的招法，漸漸加快了，邱爺却累得力盡筋乏，再有幾個回合，邱爺可要不行了，葉香這才說妹妹，現在可行了，上吧。白娘子一聽，說了一聲走，遂當先走過來，到場子前，連聲高喊：「借光借光。」觀衆回頭，見了三女俠那種英武氣概，想必是來打掃的，遂往兩旁一閃，三女俠昂然進來，金珠與葉香，在後邊一站，白娘子却大步走至當場，抱拳拱手，叫道：「邱叔父請退下來，待小侄女會鬥這和尚。」邱爺正自不敵，一見三女到了，心中甚喜，遂忙虛點一招，縱出圈外，高聲喝道：「高僧且住。」邱某年邁，氣力不敵，現有我侄女來會鬥高僧，說罷回過頭來笑道：「映玉，你來得正好，我正自不敵，你可替我打他。」白娘子點

頭道 姪女遵命 怨請後退吧 邱爺便退下去 妙諦曾戰邱爺 正要取勝 忽見來了三個女子 把邱爺換下去 這個穿白的女子 竟欲和自己交鋒 不禁上下打量 見了映玉這般人物 忽把大咀一咧 哈哈大笑道 你是那裡來的小姐 竟敢與洒家交手 難道你不怕死嗎 白娘子聽了這幾句話 更是怒火萬丈 因喝道 兇僧 休得口出狂言 你我較量 說着 奮身向前 便要動手 和尚往後一退 用手點指喝道 且慢 白娘子便站住了 忙問道 你還有何話說 和尚笑道 洒家的拳下 不死無名之鬼 報上你的名來 白娘子道 兇僧 不必問我 打完了你 自有真實名姓告訴你 說着 往裡一上步 揮拳便打 和尚往旁一閃身道 噯 豈有此理 那有不報名姓的道理 俗語說得好 好男不跟女鬥 好雞不跟狗鬥 何況我是出家人 你要不說名姓 可就恕洒家不能奉陪了 映玉一聽 遂站住身形 叫道兇僧 要問我的名姓 你可要站定了 我姓白名雪字映玉 和尚一聽 遂念了聲阿彌陀佛 莫非你就是佔據十八盤山 號稱白娘子的白映玉嗎 白娘子點頭道 然也 和尚念聲阿彌陀佛 倒也久仰得很 只是我勸你 及早退下去 還讓邱爺來 可以保持你的名譽地位 如若不然 我把你好有一比 好比飛蛾投火 自來送死 可休怨灑家無情 白娘子一聽 氣往上撞 叫道兇僧 休得口出狂言 別走接招 說着 往裡一上步 左手一恍 右手掌照定和尚的面門便打 和尚見他掌到 往旁邊一閃 白娘子却跟勢轉身 翻腕子 掌奔他的肋下便撞 和尚又往後一撤步 白娘子又往裡一跟步 雙撞掌 照定他的

胸前便打 和尚又往旁邊一閃 高聲喝道 白雪 你且住手 白映玉收住身勢 問道 你  
有何話說 和尚道 我三招未還手 你可曉得是何用意 白娘子搖道 你是胆小怯敵  
怕死貪生 有什麼用意可言 和尚搖頭道 非也 酒家與人動手 向來有二讓 白映玉道  
何謂三讓 和尚道 一讓老 二讓小 三讓無知的婦人 這三種人我本不應該跟他動手  
到不得已而必須要跟他動手時 必要按例相讓 你乃是個無知女子 故而讓你三招 白  
映玉聽了大怒 更不答話 遂向前一上步 揮拳便打 和尚閃身躲開 念了聲阿彌陀佛  
既然緊緊相通 我可就要得罪了 說着 遂遠招動手 兩個人就打在一處 這時彭勃早就  
看怔了 見邱爺退下 便湊過來 低聲問道 義父 這三位小姐是誰 邱爺回頭看了看他  
道 這是我三個盟侄女 彭勃聽了 不由倒吸了一口氣道 咳 我怎麼沒聽說過呢 他  
們姓什麼叫什麼 邱爺微笑道 你問這個作什麼 莫非你認識他們嗎 彭勃道 認識  
他們三個 邱爺不待他說下去 忽連連擺手道 別說話 別說話 這就要分高下了 彭勃  
聽了 忙舉目觀看 果見白娘子與和尚打得緊了 翻騰起伏 穿體圍繞 真真成一個團兒  
彭勃心想 要看這位白小姐 本領就算很可以了 可是連我義父都戰不過這和尚 你恐  
怕也未必成吧 想着遂問道 義父 您看這位白小姐可以取勝嗎 邱爺一聽 故意裝作很  
詫異的神色問道 你怎麼知道他是白小姐 既然知道 方才又何必問我 彭勃道 方才他  
自己不是已經報了名啦嗎 我問他並不只問他的姓名 我是問您跟他有何關係 邱爺道

提起來話長了 等等再說吧 彭勃一皺眉 只得點點頭 却有意味無味的回頭看艾葉香 誰知葉香正望這邊看呢 兩個人的目光一觸 葉香忍不住微微一笑 彭勃不由心中一動 可就有些明白了 暗想 他們別是插圈子戲耍我吧 若果如此 連我義父也在內 他們是勾串合謀 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要這樣戲耍我呢 想着 再看的命球 却兀自望着他民嘴兒樂 彭勃心想 他原來跟他們是一黨 當然也是我義父的盟侄女 這個人的行爲 可太輕薄了 戲耍縱然是假的 也不能做得那樣不規矩呀 照他那樣舉止看來 雖然是好人 也恐怕沒有把握 較比起艾葉香來 可以說有天淵之別呢 想着 但艾葉香可愛 不覺看得出了神兒 連那兒動着手他都忘了 正看之間 忽聽邱嘯呀一聲 彭勃不由一驚 忙看了看邱爺 但見老人家的兩隻眼瞪的一般大 望着富婆 現出萬分驚懼的樣子 彭勃會意 忙望場中看 但見白雪剛學如飛 身形如燕 嗓橫跳躍 起伏翻騰 把和尚緊緊的包住 這麼大的一位妙諦和尚 竟被他逼得連連怯退 只有挨架 不能還手 看光景要不起來了 彭勃心中 不禁萬分驚異 看不出這白小姐 竟有如此本領 照此情形 他比兇僧本領高得多 我義父戰不過這和尚 當然更不敵他了 噫呀 不好 這個和尚別是拿我義父的故智 故示怯弱 乘機乘進招吧 若果如此 這位白小姐可真危險了 正這思想 忽見那妙諦和尚 橫飛一掌 打白雪的軟肋 白娘子微往後一撤身 和尚趁這機會 往後一退步 轉身要往外縱 白娘子一見 遂隨身縱過來 彭勃見此光景 直把心坎一噁 噁子眼



心說要讓這和尚要敗中取勝。白娘子危險了。想着就見白映玉飛身縱到他背後，把手一揚，使足十分勁，照定和尚後心便拍。和尚微往下一矮身，聽白娘子的掌到，忙溜一轉身，讓滿白雪的掌臂，便到映玉的左近，趁勢使了個走馬栽花掌，奔白雪的軟肋便按。彭勃一看，這一掌簡直沒法躲了，眼看就要換上，驚得彭勃不禁失聲道：「呀！却見白雪容他的掌到，也滴溜一轉身，便轉到和尚的背後。」一伸手，把巴掌放在他的後心上，說時遲，和尙一掌打空，忽然人沒有了，便知不妙。待要閃步竊開，這時白雪的巴掌，正按在和尙的後心，丹田運氣，把力都運到掌心，猛力一按，口中喝了一聲，着！就聽膨的一聲，把和尙打的騰騰騰往前搶行了好幾步，幾乎栽倒。彭勃一見，又不禁喝起采來，心說：「好雖好，未必能把和尙打得吐血，却見那和尚皺着眉頭，以手撫胸，似乎十分難過。」彭勃心說：「怎麼要吐血嘔？若果如此，白娘子可謂神人也。」好想到這裡，忽見和尚一張嘴，哇的一聲，一口鮮血，似箭一般的噴出來，彭勃大喜，遂又要喝采，忽而一想，別喊了，仔細人家笑話吧。想着，便又把話嚥回去。妙空却忙向前，把師兄扶住，白雪向他問道：「你來是動手嗎？」妙空搖頭不答，却高聲喊叫：「邱端主，您請過來。」邱爺聞聽，遂笑着過來，道：「妙空家的，你有何吩咐？」妙空道：「我們栽了，咱是話應前言，宣化府地面，沒有我們弟兄了，請從此告辭。」咱們是青山不改，綠水常流，他年相見，後會有期。」邱爺一聽，遂一伸大指道：「好朋友，言而有信，是丈夫，是英雄，不才佩服，你請吧，再會。」說着一抱拳。

和尚念聲阿彌陀佛 便扶着二位師弟 進廟去了 吳天龍一見這般光景 心中難過 這可坑了我啦 無故你跟他定這個約會幹麼 你離開此地好離 我離開此地可往那兒去 既然都說好了 我不走行嗎 老彭家焉能容我 說出不走的話 也是白白栽上一回 妙空妙空 你害得我好苦 不自思想 邱爺却向他一抱拳 含笑叫道 吳莊主 高僧真是有信之人 已然如約走了 你怎麼說 還有什麼說的嗎 吳天龍一聽 心中十分難過 表面上還得做出不合乎的樣兒 遂說道 那還有什麼說的 自當如約遷離此地 可有一宗 我走可不能像妙當家的那樣爽利 因為我的房產地業 都在此地 必須得辦理清楚方能走 邱爺一皺眉道 那得多少時日呢 你最好自己說一個日子 至遲得多怎走 吳天龍一皺眉 隨說至少也得兩個月呀 邱爺點頭道 好 我就等你兩個月 到期不才特備水酒 給足下餞行 兩月後見吧 說着一抱拳 隨笑向白雪道 咱們回去吧 三女俠點頭隨同邱爺 連彭勃一同走出場子 來至大道上 艾葉香笑道 叔父你老還有什麼事嗎 邱爺道 沒事了 艾葉香道 沒事我們可要回去了 邱爺道 到家裡坐一會不好嗎 葉香搖頭道 改日再叨擾吧 邱爺點點頭道 要去你們就去吧 明天我去沒事不要出去呀 三女俠點頭 便告辭去了 彭勃見他們去遠 遂問邱爺道 這到底怎麼回事 莫非這都是你老的計劃麼 邱爺搖頭笑道 不是不是 詳細的情形 咱們回家去講吧 彭勃點頭 遂同邱爺 來到臥虎莊 這時 早有彭宅的僕從 探明邱爺勝利的經過 回來報告了老莊主 彭壽嵩得了這種消息

病勢就算好了一半。因命彭耀到門前迎接。如邱爺回來，卽刻請到後邊來。彭耀遵命。正在門前眺望，見邱爺同着兄長來了，便忙迎過來笑道：「義父，您來了。我父親得悉您博利的消息，病就好了了一半。特命我在這裡迎接。言說您來了，立刻就請您到後邊去。」邱爺點頭笑道：「好好。我當然要先見他，教他喜歡喜歡。」說着，遂率同彭氏弟兄，來到後面。見了彭壽嵩，彭爺自然向他道勞。落坐之後，邱爺就把掌打二僧的經過，說了一遍。彭爺一聽，雖然打自己的妙空，並未受傷，可是地兩僧師兄，都已被打吐血，以二抵一，也就很可以了。心中真是萬分喜歡。遂命彭明日爲十八盤山，代表自己向三女俠致謝去。邱爺却笑着擺手道：「這倒不必。你等着吧，還有更喜歡的事報告你呢。現在你的傷勢還未見大好，不宜多說話。你先靜養吧。」彭勃：「你跟我到前邊去，我有話跟諸商議。」彭勃答應。同邱爺望外走。彭老爺主不知是什麼事，也不便追問。遂說道：「兄弟，你千萬可別走。今天我特別高興，回頭咱哥兒倆喝會子。此處點頭道：「好。你吩咐他們預備吧。這頓喜酒是不能不吃的。」說罷，遂帶了彭勃，來在前廳大廳，落坐之後，彭勃立命童兒倒茶。遂笑問道：「義父，究竟是怎麼回事，請您詳細對我說吧。我實在悶極了。」邱爺開臉一笑，就把三俠女的出身，跟自己的關係，以及自己有意給您保道門子親，白娘子如何乘機定計，試探你的爲人的前後話，說了一遍。復笑道：「你雖然吃了許多苦，但是結果得了一位美妻，這也不枉啊。可是你的意思怎樣呢？還有什麼話的沒有？」彭勃聽了這點，却默然無語。邱爺見

他這光景不對 心中未免納悶 遂問道 難道你心中還不樂意嗎 彭勃見問 倒吸了一口

氣 遂站起來道 義父 不是我不樂意 還其中 說至此處 覺得底下的話 不好往下

說 便止住了 皺了皺眉 邱爺道 你有話只管說 這又沒有外人 明爺倆還有不好說的

嗎 彭勃嗚嗚道 蒙白小姐看的起我 我自是求之不得的事 只是那位艾小姐曾當面對我

提親 我雖沒有答應 可是心中已然默認了 這種情形他心裡也知道 可以說是約在先

我若背約 恐怕不好吧 邱爺眼珠兒一轉 捻髭問道 聽你這意思 是專屬意於艾葉香

是與不是 彭勃搖頭道 也不是 邱爺笑道 既不是專屬意於艾葉香 你當然是獨得雙

美 彭勃聽了一低頭 臉兒漸漸的紅了 邱爺不由哈哈大笑道 好好好 這也不算是你的

野心 我知道事實上不能不這樣辦 你放心 我負責給你辦 一定可以給你辦到了 彭勃

大喜 遂忙道 全仗義父作主 正在說着 彭爺命人來請 邱爺遂同彭勃 又來到後面

只見彭老莊主在床上坐着 酒席已然擺好了 見邱爺來到 便招呼入座 彭勃彭耀哥兒倆

個在地下另設一席 爺兒四個 開懷痛飲 喝着酒 邱爺就把要給彭勃提親的話 說了一

回 彭老莊主聽了 更加喜歡 這一席酒飯 直吃到天黑方罷 當晚邱爺就宿在彭家 一

夜晚景不提 到了次日 天光一亮 邱爺就起來 盥漱已畢 吃了一些點心 便命彭勃在

家裡等着 千萬不要出去 我到十八盤山去 一會就回來 彭勃答應 邱爺遂出離臥虎莊

跨奔十八盤山而來 趕來到了山寨 命人回進去 三女俠一齊出來 把邱爺迎上後樓

落坐之後，金球便含笑問道：「叔父，親事怎麼樣？」邱爺笑道：「我這不是來求親嗎？」彭勃對於映玉佩服的五体投地，他還說了許多客氣話，什麼承蒙抬愛啊，這些話我也不用學說了。反正映玉你是沒有說的了。白雪見問，低頭一笑不做聲。邱爺笑道：「你還別不說話，現在一件難題，得頭一個兒跟你商議。」白雪聽了一怔，忙抬起頭來道：「有什麼難題？」邱爺笑道：「彭勃這孩子，他還有意向葉香求婚，要你姐妹二人共侍一夫，你看可使得嗎？」白雪一聽，遂點頭道：「可以呀，一語未了，葉香忽然站起來道：『慢着，叔父，我有話說。』」邱爺道：「哦，你有什麼話只管說。」這可是一個外人沒有，只管公開的講。葉香點點頭道：「叔父，關於這件事，我有我的用意。我妹妹以往所以抱獨身主意，一半是不忍得我們姐妹分離，我和金球姐姐又何嘗不是這樣想。我所以對於彭勃一試再試，如此的鄭重，就是打算我們姐兒三個一同嫁他。這種情形，我想雪妹妹也沒有不贊成。金球姐姐也沒有個不樂意。你老回去對彭勃說吧。他若答應這麼辦，一切俗禮可免，擇日子，咱就成親。他要是不肯這樣辦，可別看我們費這麼大的力，一樣可以作為罷論。你就受累對他說去。」邱爺聽了這話，看了看白雪，又看了看金珠，遂說道：「這種情形大約是你們姐兒三個商議好了吧？」白雪點頭道：「不錯，這種情形我們商議的不是一天了。你就照這話跟彭勃說吧。」邱爺笑道：「這還用說，這不是強求之不得的事嗎？決沒有不顧意的道理。」艾葉香道：「那可別說，或者他別有一番見地，也未可知。你老就請回去問他吧。」邱爺點點頭道：

好 這種事我也不便作主 我就回去問問他 可是今天我就不便回來給你們復信了 明  
們明天見吧 艾葉香道 明天見 這也不是忙事 你索性吃了飯再走 說着 遂命丫環擺  
上酒席 爺兒四個一同吃喝 此輩隨即告辭 離了十八盤山 够奔臥虎莊來 趕來到彭宅  
彭勃正在大廳裡頭候喜音 一見邱爺來了 忙迎入讓座 命童兒獻茶 隨含笑問道 義  
父 你老見葉香他們了嗎 邱爺點頭道 見着了 彭勃忙道 關於婚事一層 他可樂意  
邱爺點頭道 他倒是認可 不過其中有個問題 必須得先問你 彭勃道 嘔 有什麼問題  
呢 你快說 邱爺道 他說他們姐兒三個 不能離開 要嫁你 統同嫁你 你要是不樂意  
他們姐兒三個 就統同不嫁 你打算娶艾葉香白映玉是不成的 必須連金珠你們四個人  
同結爲夫婦才行呢 你的意思怎麼樣 彭勃了一皺眉 心中暗想 若說多得一位夫人  
只然是好事 可是這位金珠姑娘 有點太放蕩 恐怕沒有把握 將來難免要鬧笑話 與其  
將來生事 不如償之於始 可是這件事 不容我不答應 這便如何是好呢 想着 不由眼  
珠一轉 忽想出一個辦法 因笑道 義父 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還有什麼不樂意的呢  
但是在情理上 未免說不下去 我一個人 同時娶二房妻室 我兄弟比我小不了多少 却  
一人獨居 你想這件事合適嗎 我看不如把金珠姑娘 許配我兄弟 他們姐妹三人 不依  
然可以不致離開嗎 你想這辦法怎麼樣 邱爺聽了這話 覺得很有道理 本來彭勃的人品  
才幹 比彭勃不弱 大諒金珠也沒有個不樂意 這麼一來 可就算完全了 想着遂點點頭

道：這倒使得，只是必須得和他們商議商議。彭勃大喜道：你跟他们商議去，最好說是我父親的要求。我想他們姐兒三個，也沒的可說了。邱爺點點頭道：明日我去對他們說去。彭勃笑道：全仗義父，只是那滿清夫婦，何以還不放回來。邱爺道：我倒是聞到這一層了。他們沒有切實的答復，我看那意思，將來大概要請他們做媒人，所以暫不送回來。彭勃點點頭，就在這個時候，老莊主在後園，知道邱爺來了，命人來請。邱爺忙帶着彭勃來到後面，報告議婚之事。彭爺一聽，兩個兒子都可以得到美妻，心中更是高興。邱爺和彭爺議定，命彭勃預備十二色定禮，無非是翡翠首飾，尺頭衣料等類。次日天光一亮，便命兩個家人抬着，隨同邱爺來到十八盤山。三女俠一看，這回邱爺帶着定禮來的，以為是條件說妥了。艾葉香便問邱叔父：我們的條件，彭勃可應允了嗎？邱爺笑道：你們的條件，哪沒等他答話，却發生問題了。三女俠聽了，都不由一怔。艾葉香忙道：啊，發生什麼問題了？既然發生問題了，怨就不該得這些東西來。邱爺笑道：你先別着急，這個問題發生的有道理，說出來你們也不能不答應。昨日我回到臥虎莊，把你們的話跟彭勃一說，當時有他的父親彭壽嵩在旁聽着，聽這種情形，沒等彭勃回答，當時就跟我說了。既然這樣，彭耀尙無家室，何妨把這位金姑娘，給他說說呢？將來他們姐兒三個，不是一樣的不致離開嗎？我一想，這話很對。彭耀的人品才幹，比彭勃都不弱，跟金姑娘很配合，爲什麼多的多，沒有的沒有呢？彼時我也認爲可以。彭老莊主向我特別的要求，無論如何

教我辦到了 我看他的情形很誠懇 當時可就跟他拉滿了弓了 許他一定可以辦到 你們姐兒三個 裁議裁議 我想也沒有個不認可的吧 白娘子是沒有主意的人 跨了

惟有以目視葉香 葉香覺得這件事 也在情理之內 邱爺又是拉滿弓來的 自己也不便阻撓 可是也不能硬給人家作主 因回頭向金珠道 姐州 你聽着怎麼樣 金珠却低頭不語

邱爺哈哈大笑道 不言語就是默認了 這件事就算完全全 我太痛快了 快快擺酒

今天我要痛飲一番 白娘子聽了便吩咐丫環去傳話 邱爺却向葉香道 還有一事要問你那滿清夫婦 現在可以放出來了吧 葉香笑道 已然走了 此刻大概已然到家啦 邱爺道

什麼時候走的 葉香道 今天一早就走了 邱爺道 這內中緣由 你跟他說明 了嗎

艾葉香搖頭笑道 沒有 他們始終不閉口 臨走的時候 那菊奴還給磕了不少的 哩 邱

爺一聽 遂指着他笑道 你太淘氣了 就告訴明白他們多好 教他們也喜歡喜歡呀 葉香

笑道 他們這一回去 還不知道嗎 何必用我告訴他呢 說話之間 丫環進來回話 酒菜

齊備 白娘子便吩咐擺上來 丫環答應 大家一陣忙亂 立時調開桌椅 羅列盃盤 爺兒

四個入座 開懷痛飲 邱爺心裡是真高興 由他們姐兒三個 輪流敬酒 直吃到微醉方能

隨即告辭 要早早的回去 告訴彭氏父子 叫他們也喜歡喜歡 葉香見邱爺有了醉意

恐怕路上行走不便 遂命人套車 把邱爺送回臥虎莊 到彭宅門前下車 邱爺厚賞車夫

打發他們回去 隨在裡走 彭氏弟兄已得着報告 急忙出來迎接 攙扶着邱爺 一直來到



後面 彭老莊主一看 便問道 怎麼樣 邱爺道 成囉 定日子就可以結婚了 彭爺笑道 兄弟 這都是你的力量了 你的德行大了 咱弟兄不過客氣 我心裡真不知如何感激你 邱爺笑道 不過客氣 咱們誰跟誰 其實又有什麼關係 你的兒子 是我的義子 我有相當的責任 而且這是兩全其美的事 也並不只是爲你們 老實不客氣的說 他們姐兒三個有了歸宿 我也就放了心啦 你們快商議 何時可以結婚 越快越好 彭爺笑道 這件事可不能忙 我計畫遲回得大辦一下 邱爺道 什麼大辦 全用不着那些 艾葉香說了一切俗禮可免 擇日就可成婚 要知道他們不是平俗的女子 這樣辦他們才喜歡 你要以爲對不住他們 擴大舉行 勞人耗財 倒許招出他們不快來了 依我的主意 還是從簡的好 是 彭爺嵩笑道 無論如何 也得兩個月後呀 不得把天龍塢解決了再辦嗎 邱爺搖頭道 用不着 用不着 你現在就趕緊預備 今天是初九 十五就是好日子 給他們辦完就完啦 邱爺捻髭笑道 初九到十五 才六天的日子 這未免太急了吧 邱爺道 不急不急 你就照我這麼辦 決沒錯 彭爺道 這樣倉促 一切太簡單 未免對不住孩子們 邱爺笑道 你還是這種思想 不是告訴你 他們不在乎這個嗎 你就按我的話辦 一點兒錯也沒有 彭爺只得點頭道 好 咱就這麼辦 就勞賢弟你受累 給他們復個信 咱就十五日辦事就是了 邱爺道 還不結了嗎 你就加緊預備吧 這個儀注 還得跟他們商議 我想他們未必肯依世俗的辦法 受人們擺弄 邱爺道 既這樣索性就全問他們吧 一切都依着

他們的意思辦就是了 邱爺點頭 彭爺便把老主僕叫了來 吩咐他領導衆僕人 置辦一切 邱爺却因爲有許多日子沒回家去了 所以要回家看看 因和彭爺約定 明日清晨 由自己家裡起身 到十八盤山去 商議一切 彭爺很喜歡 要命人套車 送邱爺回去 邱爺忙攔阻 不用套車 自己逡步行回去了 彭宅這裡上下人等一體忙著置辦一切 不在話下 却說邱爺回到家中 因連日勞乏 用過晚飯 便早早的安歇了 一夜無話 到得次日清晨 邱爺起來盥漱已畢 吃了些點心 便由家中出來 直奔十八盤山 趕到了山寨 命人回進去 三女俠把邱爺迎入後樓 邱爺就告訴他們道 要依彭爺的意思 對於婚禮 要擴大舉行 被我攔了 後來議定 就在這個十五日 便要成大禮 一切儀注 都聽憑你們的意見辦理 你們看可以怎樣辦爲合宜呢 艾葉香道 辦法我們都已經商議妥當了 這不是十五日成婚嗎 我們十四晚難 就一同到彭宅 先拜見尊親 到次日一成大禮 就算完了 邱爺笑道 這未免也太省事了 艾葉香道 就是這樣辦最痛快 什麼儀注 那簡直叫擺弄活人 我們是不受人擺弄的 邱爺點頭笑道 好 就依你們 十四晚間 我教他們派車接你們來 艾葉香擺手道 不用 我們這兒有軍 我們自己會去 你老也別儘自來回跑了 十四晚間你老就在彭宅等候我們就是了 邱爺笑道 好 這麼辦最痛快 我可就按你們這話 跟彭家說去 可沒有包涵哪 艾葉香笑道 法子是我出的 有他們什麼包涵 你老是最明達不過的人 怎麼也說出這種俗話來了 邱爺道 不是 這是你們的終身大事 總教

他至美至善 別有了遺憾才好 艾葉香笑道 無所謂 你老就按這種情形跟他們說去吧  
邱爺連連點頭道 好好好 可是 你先別趕我走 好歹給我弄頓飯吃啊 我這肚子還餓着  
啦 白娘子一聽 遂吩咐丫環去預備 艾葉香笑道 邱叔父吃上我們了 你老算算 從管  
這閒事到現在 你老吃了我們多少頓啦 邱爺笑道 咳 這叫什麼話 媒婆媒婆兩頭說合  
不圖銀錢 淨圖吃喝 一句話說得衆人 都笑起來了 就在這時 丫環回話道 酒飯齊  
備 白娘子便吩咐擺上來 姐兒三個陪着 邱爺非常高興 直吃微醉方能 隨即告辭 白  
娘子仍命人套車 把邱爺送回臥虎莊 見了彭氏父子 把三位女俠的意思一說 彭爺終於  
不肯屈他們 遂親自扶着拐杖出來 指揮僕從 把前後收拾的 真是花團簇錦 到了十四  
這天 大排酒宴 淨等三位女俠來 果然天到黃昏 三女俠便坐着車來了 彭宅這裡已齊  
都預備好了 富有女僕向前 攙扶三女下車 直奔後堂 由邱爺指引 見過尊親 行了大  
禮 隨到西跨院新房裡休息 他們三人是每人一間屋 但是却不肯分居 仍宿在一間屋裡  
一夜無話 趕到次日天光一亮 彭宅上下人等 都起來了 女僕們捧着新婚衣飾 來伺  
候三女穿戴 金珠却要先走動走動 問明白中廁所任 便自去了 這裡白雪與艾葉香 由  
着他們修飾 真是花朵一般 就在這時 外面傳進話來 吉時已至 請三位少奶奶急速裝  
飾 到前堂成親吧 衆女僕一聽 遂說 這位二少奶奶還沒回來啦 怎麼這麼半天  
咱們快看看去 說着 似風兒一般 到中廁來看 誰知却不見金珠踪跡 大家非常驚異別

是走錯了地方吧 因忙到後花園來找 也不見這位二少奶奶的影兒 大家可就慌了 忙到新房來報告 艾葉香聽了大驚 不禁跌腳說道 壞了壞了 命珠姐姐一定是走了 白娘子聽了這話 也非常驚異 忙問道 怎麼見得他走了呢 他因為什麼要走 走到那裡去 艾葉香道 他一定是不滿這個婚姻 或者竟怪我對他食言 所以才出此斷然手段 其實我們事是公開的 事前也不是沒問他 他若不樂意儘或直說 何必動這種手段呢 白雪聽了微一怔神 隨道 你先別鬧 他不見得是走了 或者有事 咱們趕緊找他一找 艾葉香搖頭道 我想不會錯 一定是這種情形 也不用找 找也找不着 現在吉時已到 你去跟彭公子結婚去吧 我不能對不起他 等將來找着他時 再商議就是了 說着自己動手 把頭上翡翠摘下來 就要脫衣服 白娘子道 既這樣 我怎能單獨行動 索性都將來再說就是了 說着 也往下摘首飾 脫衣服 衆僕婦一見 道簡直不像話 要勸也沒法勸 要關也不敢關 早有人把這種情形 報告到前面了 邱爺一聽 慌忙跑了來 只見白娘子和葉香二人 正嚮往下脫衣服 遂忙阻止他們道 你們先等等 到底是怎麼回事 艾葉香道 我金珠姐姐走了 邱爺道 他怎麼走的 因為什麼要走呢 艾葉香道 唉 這個事怨我 說着 便挺身坐在一旁低頭不語 邱爺見此光景 說倒是怎麼回事 葉香道我金珠姐姐爲人 向來很直爽 如今這番舉動 却出乎我意料之外 早知如此 我就 唉 我何必費這許多心血呢 邱爺道 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對我說一說 讓我評評這個理 艾葉香道 我

跟金珠試探彭勃。雖然是爲我妹妹，可是也不能不顧身份。犧牲到那種地步，我跟他有言在先，將來要同嫁一夫，他才不分界限的。如今事體成功，却把他道嫁與彭耀。雖說是彭老莊主的的要求，可是末嘗不是彭勃嫌他過於放蕩，可是金珠當然要多心，我也感覺到不合適。可是聽你老說的，彭老莊主那樣誠懇的要求，你老的意思，也以爲這樣辦爲合宜。問他時，他却又不言語。你老想，我又怎好從中做梗呢？但是我仍不放心。那天你老走後，我又秘密的問他，他又表示無可無不可，我這才放心。誰知他却穩住了。到時候來這麼一手，這顯然是多心我用計算他了。你老想我怎麼能跟彭勃再成婚。現在請你老陪我雪妹妹，到前面成禮吧。我以後再議就是了。邱爺搖頭道：這不像話，你聽我說。現在你們先拜你們的天地，金姑娘這一層，包在我的身上。我找着他，再問他究竟爲了什麼。我負責按着他的意思辦理，教他對了心思，這還不行嗎？艾葉香搖頭道：我不能這樣辦。我不能對不起他，請你先教我妹妹跟彭勃結婚去吧。我要告辭了。邱爺看急道：你要到那裡去。葉香道：我找金珠去。邱爺道：你這不是胡鬧嗎？你聽我說，金珠縱使一時氣忿，他心中惱了，你，也絕對不能走開。你們只管先成禮，完了單我找他，我負責絕對不能教他恨你。難道愚叔的話，你還信不及嗎？葉香搖頭道：不行。邱叔父，我可並不是信不及你老，其實我心裡非常着急。我的脾氣你老知道的，實在不能從命。請您原諒我。白雪道既是這樣，暫時都可以別辦。找着金珠姐姐再議。說着便急急的往下解衣服。

急的邱爺直槩脚道：你們這是成心擠死我嗎？事情是我一手辦的，你們這樣一來，教我怎麼對的起彭家父子？你們是成禮不成禮，再不點頭，我可要給你們跪下了。說着便真要給他們跪下。葉香一看，老頭子急的滿頭是汗，真要給他們跪下，遂忙止住他道：叔父您先別忙，容我想一想。邱爺道：快想，其實你們按着我的意思辦，決沒有你們的包涵。艾葉香一見老人家這種情形，料想不答應，是不成啊。遂點點頭道：好好，我們就遵着您的意思辦。邱爺聽了大喜，遂說道：這不結了嗎？隨高聲叫道：女僕，照舊給他們穿戴齊整。大家攙扶着，來到前面花堂。此時彭耀已躲避了，只有彭勃一人，恭恭敬敬的花堂內等候。二位夫人一到，便按照俗禮，拜天地，入洞房，合巹交盃，各種儀式，都舉行完畢。隨即大擺酒宴，表面上歡郁呼飲酒，却是各人心裡，都鬱鬱不歡。尤其是彭耀，覺得金珠這一走，於自己的臉上，太不好看，竟託病躲在後面不肯出來。彭勃巧得雙美，雖然心滿意足，可是有金珠這一走，未免替兄弟難為情，更不知意二位太太的心，是怎麼樣。他的這顆心，可以說疚到嗓子眼兒，雖有美酒佳肴，可是那裡吃得下去。只有端着盃發怔。邱爺一看，很好的一件事，被金珠這一走，鬧了個滿糟，要打算完全，這件事，除非把金珠找回來。跟彭勃舉行婚禮，還是依着他們的主意。三人嫁一個，可是又不知彭勃的心意怎麼樣。若果他贊成這樣辦，我想那金珠此番出走，必然先到十八盤山去。我何不即命彭勃到十八盤山去找他。彭勃若肯去找，即有幾分願意了。我再如此如此，設法把他找回來。完

成他們的意志。這件事可就圓滿了。雖說這其中委屈了彭耀，可是那孩子是厚道人，我好好的安慰安慰他。料想他不致有旁的。對，我就是這個主意。想着遂起身出席，叫與彭勃你這兒來。我有話跟你說。彭勃忙答應。遂起身相隨。爺兒倆出大廳，來至廂房屋裡。邱爺在椅上一坐，叫彭勃坐下。彭勃遂問道：義父老人家有什麼吩咐。邱爺道：孩子，今天挺好的事，辦的大家都喜歡，但究竟爲了什麼，你曉得不曉得。彭勃點點頭道：知道。自然是因金小姐走了。邱爺道：你是明白人，我也不用跟你細說。我想那金珠這一走，勃必爲先到十八盤山。我有意命你乘快馬，到十八盤山把他追回來。你的意思怎麼樣。彭一皺眉，沉吟不答。邱爺道：你是去不去。快與我答復我。彭勃只得點頭道：孩兒遵命就是。邱爺一聽，遂道：好。那麼你趕緊備馬快去吧。彭勃忙答應。轉身往外走。邱爺在後跟隨。來至馬棚，彭勃選了一匹快馬，飛身上馬。從人把院門一開，彭勃跨馬如飛，奔十八盤山去了。邱爺見他去後，忙命從人，你們趕緊給我備一匹快馬。回頭我也得去。說罷，忙轉身來到裡面新人的屋裡，見了白雪艾葉香，跟他們說道：現在我已令彭勃到十八盤山找金珠去了。遂換我也去。務必把金珠找回來。跟彭勃偕行婚禮。完了你們的志願。你看怎麼樣。艾葉香點頭道：很好。我也料着金珠回十八盤山去。只是你老快去。遲了恐怕他躲避起來。彭公子找不着他。邱爺連連點頭道：我這就去。我這就去。可是你們倆人千萬別走哇。二人點頭道：您放心，我們只聽您的消息。決不出門一步。邱爺道：好。那末我走。

了 賄賂見 說着便匆匆跑出來 到場院一看 從人把馬已備好了 邱爺便接過繮繩 飛身躍上 回手給馬身上來了一韁 這騎馬就四蹄登開 離臥虎莊 經十八盤山來 趕來到下葦塘 邱爺抄走近路 一氣兒來到十八盤山 闖進了山口 來到寨門 把守寨門的嘍囉 一見邱爺來了 忙迎上來 邱爺遂翻身下馬 問道 諸位弟兄你家金姑娘可曾回來了嗎 嘍囉一怔 隨答道沒有哇 三位大王不是都到臥虎莊去了嗎 邱爺道 是啊 不是昨天去的嗎 今天一早金姑娘又回來了 難道你們沒見着嗎 嘍囉愕然搖搖頭道 沒回來呀 我們並沒見哪 邱爺一皺眉心說 或者是金珠囑咐了他們 不准他們告訴人 因不覺眼珠兒一轉 隨道 那天臥虎莊彭公子來了 難道你們就沒見嗎 嘍囉搖頭道 沒見 沒見 彭公子也並沒有來 邱爺一皺眉 隨點頭道 也許他走大道了 我是走近路來的 所以他到在我的後頭 我現在到大寨去等他 彭公子來時 你就叫他到大寨去就是了 嘍囉點頭 把馬接過去 邱爺便大踏步 來到大寨 朱張二頭目聞報 忙把邱爺迎入大廳 落坐之後 邱爺便問 金珠姑娘現在後寨吧 朱張二頭目一怔 遂說道 金姑娘不是在臥虎莊了嗎 並沒回來呀 邱爺搖頭道 不是回來了 今天早晨回來的 朱張二頭目連連搖頭道 沒回來沒回來 我們並沒見哪 邱爺道 也許他是暗由後山進來的 待我到後面去看看 說着遂站起來 朱張二頭目道對了 您到後面去看看吧 也許他暗自入後寨了 邱爺點頭 便匆匆奔後寨來 衆女僕迎接着 把邱爺迎上後樓 邱爺便吩咐你們快去



把金姑娘請來見我 衆人聽了 都不禁愕然 你看我 我看你 隨說道 金姑娘不是在找宅了嗎 怎嗎恁還到這兒來找金姑娘呀 邱爺擺手道 你們不要聽金姑娘的話 現在有如此這般的情形 他不辭而別 如今我打算這等這樣辦 豈不就都圓滿了嗎 你們就趕緊把他叫來吧 衆女僕一聽 遂忙道 既這樣說 邱老爺 您趕緊到旁處找 我們金小姐 實在沒有來 邱爺一見大家的情形 不像假話 不覺皺皺眉道 你們這話 可確實是真的嗎 衆女僕異口同音道 確實是真的 這種事我們還能哄騙您嗎 邱爺連夕搖頭道 要是真沒來可糟了 說着扭身下樓望前邊兒走 來至聚議廳 還怪彭勃 竟也不見到來 邱爺很納悶 只得坐在廳中等候 直等了有兩個時辰 也不見彭勃的影兒 邱爺心中甚是駭異 莫非這孩子在中途遇見事了嗎 或者他趁追着了金球 他們一同回去了 我別在這神陪等了 趕緊回家去看看他 想到這裡 遂越起來 向朱張二頭目說道 我走了 如果彭公子來了 你就告訴他趕緊回家就是了 朱張二頭目答應 邱爺便匆匆走出 到寨門外嘍囉把馬牽過來 邱爺飛身上馬 出了十八盤山 順直道徑奔臥虎莊來了 一路上各處留神 却並不見彭勃的蹤影 趕來到臥虎莊彭宅門前 從人一見邱爺回來了 遂向前接馬 邱爺下馬 遂問從人 彭勃回來了嗎 從人回答 沒有哇 您沒見着他嗎 邱爺一皺眉 倒吸了一口涼氣道 噲 壞了 又生枝節了 你把馬給我 我還得走 說着把馬接過來 飛身躍上 又奔回十八盤山來 趕到了大寨 一問嘍兵 彭公子回來了嗎 嘍兵們都一齊搖頭

回答 沒見 邱爺一聽 急的他臉上的汗當時就流出來了 遂道 這不怪嗎 你們金姑娘也沒有回來嗎 喂兵道 也沒有 邱爺遂怒着脚道 糟了糟了 說着 因撥馬又回到臥虎莊 只見彭耀 正在門前眺望 原來邱爺頭一次回來 從人已把情形報告進去 邱爺聽了很不放心 因命彭耀 出門來看 彭耀到大門外 細從人 方才邱爺回來的情形 心中也甚是駭異 正要命從人備馬 也要到十八盤山去 忽見由村外 有一騎馬如飛跑來 細看不是別人 正是爺 便止道 上來 查道 義父 可找着我兄長了嗎邱爺搖頭道 沒有 他還沒回來嗎 彭耀插道 沒有 邱爺一聽 當時就怔在馬上了彭耀一尋邱爺滿頭是汗 愁眉緊皺 遂道 義父 您請下馬 倒宅裡歇歇吧 待孩兒去找他們去 邱爺搖頭不答 想了一會 嘆點點頭道 也不致有什麼意外 到家中再說吧 說着 翻身下馬 從人把馬接過去 邱爺遂邁步望裡走 彭耀在後跟隨 到了大廳 彭耀當面問怎麼樣 他們回來了嗎 邱爺搖頭道 沒見面 墜回頭叫彭耀 你可以多派從人 到十八盤山 天龍塢幫竹寺 以及城旅各處 找找他們 如有什麼消息 即刻來報我知道 彭耀答應道 是 遂走出大廳 遣派從人各處去找 他自己也帶了兩個從人 奔了十八盤山去 彭公偕見愛子失蹤 心中自是放心不下 因問邱爺 彭勃這孩子到那裡去了呢 你尹沒有什麼危險嗎 邱爺搖搖頭道 危險是不致有 就怕這孩子也任了性 彭公偕道 他任性怎麼樣 難道竟躲着不出來嗎 邱爺道 反正他一定有原故 我們且喝酒吧 此番彭耀去

了一定可以把他找回來 彭公俯點點頭 邱爺又問 後邊兒知道這消息嗎 彭公俯道 不知道 我沒教他們告訴 邱爺點點頭道 很好 不教他們知道 省得他們再生別的事 說着 從人把酒菜端上來 邱爺慢慢喝着酒 跟彭爺說閑話 也就在一盞熱茶的功夫 忽見張張由外面走進來一個從人 邱爺一看 是跟彭耀去找人僕從 遂問道 哦 你回來了 可找着你們大少爺了嗎 從人滿臉是汗 喘吁吁的道 找着了 只是他肯回來 我們二少爺 教我來請您去 邱爺聽了大喜 遂站起來說道 我去我去 他們在那兒了 從人道 在下葦塘了 邱爺道 好 遂回頭向彭爺道 這還不放心嗎 彭爺點頭道 你這還去 這孩子太頑皮了 因為什麼不回來呢 邱爺道 年青人都是個樣子 我去一瞧沒有關係 說着遂往外走 從人在後跟隨 到門外只見兩騎馬已然備好 邱爺遂飛身上馬 人在馬的後頭 叭的一掌 邱爺這騎馬 遂踏踏踏走了下去 從人也忙上馬在後相隨在 丁臥虎莊 徑奔下葦塘來 邱爺走着走着 忽然想起一件事來 忙回頭問從人 你們下葦塘 怎麼見着的大少爺 他在那兒做什麼了 從人道 你不用問了 到那兒一看就知道 邱爺聽這話來得突兀 忙問道 什麼話 什麼叫一看就知道了 從人道 我們大少爺 他臥在葦塘裡呆着 我們二少爺 怎麼教他回來他也不回來 奴才也不知是怎麼回事 你到那兒豈不就知道了嗎 邱爺聽他這言語閃爍 心疑其中發生了意外 有心要問他 料想他必不肯直說 我不如赶快催馬 到在那裡豈不就知道了嗎 想到這裡 便把轡頭一

鬆 雷口一合勁 雙破飛虎夾 馬走如飛 徑奔下葦塘來 從人一見 忙催馬相隨 趕離下葦塘不遠 只見那從人 在葦塘前站着 並不見彭勃彭耀的踪跡 邱爺心中更是疑惑 那從人忙向前來迎 接囑環 邱爺下馬 忙問道 你們少爺呢 從人指了指葦塘道 在裡邊兒了 你隨我來看吧 說着後邊那從人也下了馬 忙把馬接過去 從人便引着邱爺望葦塘裡走 走了不遠 從人忽用手一指 回頭向邱爺道 你看 那不是我們少爺嗎 邱爺一看 却見彭耀 臉印衝排邊兒站着 並不見彭勃的蹤影 邱爺心知不妙 也沒有言語 便邁步望前走 趕到相隔不遠 遂叫道 彭耀 彭耀一回頭 邱爺忙向他面上一看 只見他兩眼發直 滿口淚痕 不禁大驚道 啊 彭耀 你怎麼了 爲什麼要哭 彭耀悲聲道 義父 你來了 你看 那可是我哥哥嗎 說着望前面地下一指 邱爺忙緊行數步 留神望地下一看 只見地上爬着一具死屍 沒有腦袋 看那屍體體格衣服 正是彭勃 邱爺一見 只驚得真是萬丈高樓失脚 不禁失聲道 啊呀 就覺腦裡轟的一下兒 幾乎要發昏 彭耀一見不好 忙把老人家扶住 叫道 義父 你老人家不要着急 仔細看看 這不一定是我哥哥 邱爺聽了這話 心裡似乎有一點希望 忙問彭耀 啊 你看那兒不像你哥哥 彭耀道 我看那點兒也像 不過在未見他面目之先 總不能斷定他準是我的兄長 邱爺沉了沉 喘了一口氣 隨問道 你們怎麼發現的屍體 沒找找他的腦袋嗎 彭耀道 我奉了你老人家之命 帶着他們到十八盤山去找我的兄長 行至此處 我因爲要走動 遂令他們先

行 我自己到蘆塘這裡來 才發現了這具屍首 當時把我吓壞 急速把他們叫回來 令他們辨認 他們都說 這一定就是我的兄长 唉 真想不到 這一會兒的功夫 他竟作泉下的人 推源溯本 本管不是怨那金珠 邱爺一聽 不待他說下去 忙擺擺手 勃耀不知是何用意 遂忙頓住不說 邱爺却站定身軀 相度這蘆塘的地形 隨圍着蘆塘繞了一個圈 這蘆塘雖然早葦 可是地也不乾 非常濕潤 一探兩脚印兒 邱爺各處留神一看 脚印兒都滿了 望那邊兒去的都有 因不由皺了眉 遂又走到原處 向勃耀道 你設法先把屍首搭到家裡去 我去找一找線索 你告訴家裡不要發急 也不要亂找 等我回去從長計議 彭耀一一答應 邱爺便由蘆塘裡出來了 好在曠野無人 因一伏身 遂够奔天龍塢來了 趕來到了天龍塢 吳大龍的住宅門前 邱爺可就怔了 但見吳宅的大門 已經上鎖 忙上了台階 順着門縫望裡看 只見清寂寂 靜落落 是神沒有人的光景 邱爺心中着奇 因想 這一定是預先逃避了 否自發怔 忽見由街裡走來一位老者 邱爺便下了台階 街旁老者一抱拳道 借問這位老先生 吳家怎麼忽然把門鎖上了 老者上下打量 打量邱爺 隨答道 吳莊十搬家了 邱爺道 他們在邊兒住了好幾代 好眉眼的爲什麼要搬家呢 老者道 這個我可不懂得 邱爺道 他搬到那裡去了呢 老者搖搖頭道 嘻嘻 這個我也不知道 邱爺道 他多怎搬的呢 老者道 大概是昨天吧 我沒理會 邱爺一聽 這個老者爲人謹慎 不願意告訴 遂拱拱手道 驚動驚動 謝謝你 老者說聲不客氣 便揚長

走了 邱爺心想 上年歲人怕惹事 不敢多說 少道 我可以找個青年人問問 想着就見那兒來了個年青的 便走過來 抱拳拱手 含笑問道 借光這位先生 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有一位吳千龍吳莊主是在這兒住嗎 少年看了看邱爺 遂笑道 是啊 是在這兒住哇 邱爺道 那末怎麼把門鎖上了呢 少年道 他們搬了家啦 邱爺道 他們好眉眼的爲什麼要搬家呢 少年道 不是因爲跟玄豹山邱莊主打賭嗎 在報竹寺廟前動的手嗎 誰要輸了誰就得離開這宜化府 吳莊主請的人都輸了 算是輸給邱莊主 所以就搬了家 邱爺道 這一說他很人物哇 他多怎搬的呢 少年道 都搬淨了 一個人也沒有了 邱爺道 那末他這片子宅子歸誰管呢 少年道 送給他們本家啦 還有許多傢俱 也都送給他的族人了 邱爺道 他們搬到那裡去了呢 少年搖搖頭道 這個我可不知道 我國裏問他們從人了 據他說 也沒有一定的地方 反正早找沒有人的地忍着去 忍個十年八載的 或者還許回來 這話就不對碰兒 沒有一定地方 這東西都弄那兒去了 難道都扔了嗎 這自然是不願意告訴咱 咱也不該再問 所以我們但知他搬家 致於搬到那裡去 可以說是有入言道 邱爺聽了點點頭 遂 抱拳道 多話動 謝謝你 少年說聲 不客氣 又看了邱爺幾眼 便揚長去了 邱爺心想 別管他是否搬走了 反正決打聽不出消息來 我何不且到報竹寺去看看 有什麼回話再說 主意打定 便踏步出村莊 順大道徑奔報竹寺來 趕來到報竹寺門前 只見山門角門 都上着鎖了 邱爺還不明白嗎 他們一定是躲避起來了

彭勃絕對是爲他等所害，再不會錯的了。想着心中真是又急又痛，只得轉身回臥虎莊。到了彭宅，大約彭耀已然把彭勃的屍首搭回來了。後面正哭成了一片。邱爺心中也不禁甚是悲慘，因垂頭喪氣的望裡走。從人一見邱爺回來了，忽的便圍上來，爭着叫邱老爺。你快到後面看看去。我們老莊主一見了大少爺的屍首，急的又吐血了。邱爺聽了這話，心裡真是吃驚非小。因想：「噫呀，他的傷還沒算全愈，如今受了這樣的刺激，恐怕不好。想着便連連答道：『好好，我看看去。』說着便大踏步，隨向後邊兒來。只見彭勃的屍首已由僕從換了衣服，停在二堂了。邱爺也不暇細看，一直來到內房，只見從人都在窗外站着，靜悄悄的，一點聲息也沒有。邱爺便走過來，問道：「老莊主怎麼了？」從人道：「死過好幾回去了。現在剛緩過來，微然好一點兒。問你回來沒回來，要命人找你哩。你快看看去。」邱爺點頭，便忙走進屋來，只見彭公偕仰臥在床上，那張臉就跟窗戶紙似的，閉着眼兒。形同死人。彭耀站在床前，眼望着父親，那眼淚就賽斷了線的珍珠似的，撲救救的流落，真是如醉如痴。邱爺進來，他都不覺得，直待邱爺來至近前，低聲問他話，他才驚覺。見是邱爺，忙道：「哦，你老人家回來了。彭公也聽見邱爺說話了，便睜開了眼睛，扭頭一看，見邱爺，喘吁吁的道：『兄弟，你回來了。你的乾兒死的好苦，我算不中用了。只求你給他報仇吧。』說到這裡，那熱血又湧上來，一鼓肚子一張嘴，哇哇的，那鮮紅的血，真似湧泉一般往外吐。彭耀一見，真是心胆俱裂，忙向前來扶，不住連聲的叫：『爹爹天倫』」

你不要着急 邱爺也慌了手脚 忙扶扶他的肩頭 叫道 哥哥 你先別還承着急 那死屍未必是彭勃 可是那裡止的住熱血 吐着吐着 老人家又昏死過去 彭耀便大哭起來 邱爺忙攔阻 你先別鬧 這不要緊 這血吐出來倒好 彭耀究竟越年青 聽了這話 以為是實情 便止住了哭聲 問問義父 這不要緊的嗎 邱爺連道 不要緊 不要緊 遂慢慢悠悠的 半晌彭爺才緩過這口氣來 又啞啞的氣喘 邱爺問道 大哥 你心中覺得怎麼樣 彭爺慢慢睜開眼睛 看了看邱爺喘吁吁的叫道 賢弟 我不行了 我已年屆古稀 死不為天 只可惜彭勃 竟落得如此悽慘結果 現在我心裡說的利害 縱有滿腹的言語 也恐來不及說了 只求賢弟 念在義父子之情 替他 說着氣又湧上來 哇哇的又吐了幾口血 圓睜二目 喘吁吁的又說了兩個字 報仇 便往後一仰身 兩眼一翻 可憐一位老英雄 竟爲了愛子 身歸那世去了 邱爺目視這般光景 真是心如刀割 忍不住放聲痛哭 彭耀更哭的閉過氣去 幸虧從人聽得哭聲 都悄悄的進來 看彭耀要昏倒 忙向前扶住 高聲喊道 邱老莊王 你別哭 商議給他老人家辦埋喪事要緊 邱爺一聽 忙止住悲聲 沾了沾眼淚 命從人快叫彭耀 一聲吩咐 把素日預備好的喪衾取了來 忙着給老莊王穿戴 這時內宅已得信息了 都哭着由裡邊跑出來 邱爺見衆眷圍來了 忽然想起了白雪與艾葉香 注目看時 都並不見他二人 遂忙把一個年老的婆子叫住 問他道 你們二位新少奶奶呢 婆子流淚道 現在後面了 他們還害羞 不肯來呢 邱爺一聽 這話不對碰見



他們豈是那羞怯的人物 一定又要發生事故了 想着便目急匆匆的 够奔後邊兒來 到了新房 只見一個丫環 在屋裡坐着 那裡有他二人的踪跡 丫環一見邱爺來了 慌忙站起來 邱爺遂問他道 你們二位新少奶呢 丫環道 上前邊去了 邱爺一皺眉道 什麼時候去的 丫環道 剛去不多會兒 邱爺聽了 一塌脚說道 糟了糟了 他們一定是走了 說着轉身出來 也顧不得什麼禮統 遂飛身縱上房來 前後觀看 那裡還有他二人的踪跡 急的邱爺不住的梁脚 幾幾乎要把房子梁塌了 又一想 他們走也對 不走也沒有意思 走也不能到別處去 一定是回十八盤山了 我這裡安置已畢 再去找他們 商議報仇就是了 想到這裡 遂由房上跳下 匆匆來至前面 此時彭爺的屍體已然穿戴齊整 搭到前廳 停放好了 閻家人等 正在趕做孝服 彭耀見了邱爺 忙跪到磕頭 遂又大哭起來 邱爺悽然道 孩子 你別哭了 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 你只管哀服成禮就是 也不必過於悲傷 須知彭氏門中只有你一人了 你的責任重大 身體要保重 彭耀却只是哭 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邱爺遂命從人把他撿到屋裡去 勸他不要哭了 教他休息休息 自己却把管家叫來 自己主張着 給彭公岱 彭勃 父子二人 置辦棺木 諸事辦理妥當 邱爺面抽功夫 騎快馬來到十八盤山 一齊圍進了大寨聚議廳前 方才下馬 朱張二頭目 忙迎出廳來 邱爺使問 白姑娘與艾姑娘現在那裡 朱張二頭目 聽邱爺一問 臉上現出詫異之色 隨問道 我們二位姑娘並沒回來呀 莫能又發生什麼事了嗎 你可以跟我們說一說

三 俠 劍 【卷五十二集】

四

邱爺點頭 就把彭勃破人皮殺 彭公岱因愛子情切 舊病復發吐血而亡的經過 詳細說了一遍 朱頭目盤道 哦 竟有這等事 這一定是吳大龍跟報竹寺的兇僧所爲 我們姑娘一定到天龍塢 或者到報竹寺找他們報仇去了 邱爺連連擺手道 沒有 他們就是去了 也撲個空兒 即時回來的 因爲這兩處 我業已去過 和尚與吳大龍都逃逸無踪了 朱張二頭目道 焉知三位姑娘不是開得踪跡 跟影兒追尋他們去了 我急這樣辦吧 你趕緊回去找 我們也即刻出發 各處訪尋 如果找着 或者他們自己回山來了 我一定命人給你送信 你看如何 邱爺聽了點點頭道 只好如此了 只是又要勞動二位 跟着分神 朱張二頭目道 這是我等分內之事 你又何必客氣 邱爺點頭道 好 我也不客氣了 我回去聽你們信兒 說罷 遂即告禁 乘馬回歸臥虎莊 到了彭宅一看 上下人等都換上孝衣服了 有的親朋得悉了消息 前來弔唁 彭耀在靈前陪着行禮了 邱爺心下慘然 不樂意到靈前去 便一直走進書房 從人跟進來伺候茶水 邱爺便問 有人來嗎 你家三位少奶有什麼消息嗎 從人回答 沒有 邱爺一皺眉 遂默不作聲 從人道 你餓不餓 做些點心你吃吧 邱爺搖頭不答 却擺手 令他退去 從人只得答應退去 邱爺遂倒在床上休息 真是心中如焚 正自思索 忽然籬籠一啓 彭耀由外面進來 邱爺折身坐起來 見他滿身重孝 心中一慘 幾乎要哭出來 却強制忍住 彭耀給邱爺磕頭請示 要把彭爺父子入殮 邱爺點點頭 遂說道 把我的孝服取來 一語未了 門外即有從人答應 托着孝服進

家 伺儀邱爺穿戴齊整 隨同彭耀等來到廳前 吹手奏起大樂 大家一齊動手 把彭爺父子入殮 邱爺至此 勸忍不住放聲大哭 衆從人勸解半晌方罷 邱爺遂吩咐彭耀陪靈守孝 準離去 彭耀唯唯遵命 邱爺便回到書房安歇 却打定了主意 等到天交二鼓 收拾緊襯俐落 背插鋼刀 躍出彭宅 離了臥虎莊 到天龍塢 吳天龍的住宅打探 却是空房一所 可怪竟連一個人也沒有 邱爺探明之後 便不怠慢 遂離了天龍塢 到報竹寺來 進廟採探 也是照樣兒一個人也沒有 邱爺盤旋了多時 天已不早了 只得快快回去 到了彭宅 進書房 換了衣服 躺在床上 微然忍一會兒 天就亮了 邱爺遂起來 叫從人打臉水 盥漱已畢 只喝了一碗茶 也不吃什麼 就由彭宅出來 直奔十八盤山 見了朱張二頭目一問 二位姑娘並沒回來 也並沒有探得他的踪跡 邱爺便不停留 遂由山中出來 到各處訪查 也杳無踪影 天黑回來 用過晚飯 便早早安歇 等到二更時候 又背插鋼刀 各處暗探 天黑回歸 如此一連四十餘日 竟連一些線索也沒得着 邱爺心裡真是萬分着急 彭耀却與邱爺商議 兩口靈停的日子已不少了 能不做殯葬 淨這麼停着不像話呀 邱爺一想 殯葬當然不能 停着也不是常事 遂出主意 停到四十九日 暫抬到莊後自家菜園子裡 浮厝起來 候找着金珠等 証明彭勃是否已死 再做實埋 彭耀假言 自去辦理 原來邱爺他總想着那具屍身 未必是彭勃 因爲金珠他們 是最會淘氣的 恐怕是他們鬧的玄虛 在未找着彭勃的人頭之先 總不能斷定他是否真死 所以他心裡總是

存着一線希望 待七七這一天 高搭蔗棚 僧道對壇啐超度 邱爺指揮着把彭爺父子的兩口靈柩 淫厝在楊菜園之內 諸事完畢 邱爺就把彭耀叫到書房 對他說道 皎潔呀 現在家裡的事 已經算告一段落 我可要走了 彭耀一怔 忙問道 你老人家要到那裡去 邱爺嘆了一口氣道 你父親是已經死了 你哥哥的這具屍身 我却始終疑惑 總覺得他沒有死 我第一件事 就是找他 他若沒死 我找回人來 他是與死人 我也要找回他的人頭來 第二件事 你父親的死 無論你哥哥是否殺他們謀殺 推源溯本 總算是死在吳天龍與那兇僧妙空的手裡 我要找他們給你父親報仇 第三件事 就是金珠他們 我得設法找回來 使你們團聚 以安泉下之靈 只是世界之大 教我望那裡去找他們 這三件事 更非一朝一夕的功夫所能辦完 我此番一走 三年五載 十年八載 就不敢說一定了 你可在家安心等候我 千萬不要與生出別的事來 無論有什麼事 也要等我回來再說 要知道你現在的責任重大 彭氏一脉 可就仗着你了 彭耀忙答應 是是是 小侄謹遵義父之命 邱爺又道 你是謹慎人 我也不多囑咐 你要諸事多仔細就是 彭耀連聲諾諾 邱爺遂站起來道 我走了 回家看一看 明天一早 我就要起身 也不到你這兒來了 你一初謹慎吧 說着遂望外走 彭耀心中難過 也說不出什麼來 只有含着淚 在後相送 直送出村口外 邱爺一再的吩咐 你回去吧 不要送了 彭耀方才點頭站住 邱爺遂大踏步 如飛去了 彭耀眼巴巴望着 直待看不見邱爺影兒 方才大哭而回 果然遵邱爺言語

閉門守制 不在話下 却說邱爺 回到自己的家中 把一切事料爲安置了安置 遂自收拾了一個包裹 多帶盤纏 次日天光一亮 便起身離家 奔走江湖 尋找白雪等踪跡 由北而南 走了數省的地界 飄蕩了三年之久 可怪竟似石沉大海 連一些影跡皆無 邱爺心中到不着急 索性沉住了氣 也非一日 這大來到浙江紹興府嵊州界望江崗 邱爺心中一想 聽說我勝三哥有個徒弟 叫黃三太 他的原籍就在這裡 據說這個地方 風景很好 古跡很多 我何不在這耽誤兩天 各處逛逛 主意打定 便在望江崗鎮上 找了個店住下 一宿度過 到了次日清晨 用過點心 遂問店小二 這裡有熱鬧的地方嗎 店小二忙道 有 你打算逛逛不是 用不着到旁處去 你就出鎮口望廟走 五里地就到了江邊 江邊上地方大了 什麼玩藝都有 你到那兒就是打算玩一天 都够逛的 邱爺一聽 遂道 好好 我到那裡逛逛去吧 說着便出屋 命店小二把門鎖上 出店房 溜溜縫縫離了望江崗 徑奔江邊來 果然有五里之遙 就到了江邊 但見沿江岸上 作買的作買的 各種玩藝兒 算卦的相面的 大小生意 無不齊全 遊逛的人 更是摩肩接踵 熙熙攘攘 非常熱鬧 邱爺信步望前走 各處賞玩 正走之間 忽聽前面震天的喝了一聲采 邱爺一怔 忙抬頭觀看 只見前面靠着江沿 圍了一大圈人 裡三層外三層的 圍了個風雨不透 却不知是做什麼的 邱爺因爲這采喝的太奇怪 遂踏步走過來 到了近前 手外衆人 口中說 情光 情光 慢慢擠進來 舉目觀看 原來是個賣藝的 却是個女子 也就有十七八

歲 清水臉 穿一身藍布衣服 正舞着雙劍 體態玲瓏 衣裳翩翩 亞似蝴蝶飛舞 因此  
觀衆 沒命的叫起好來 邱爺細留神她的招法 頗爲精奇 很像是受過高人的傳授 正自  
細看 忽見那女子把招法收住 羞答答的往旁邊兒一站 更顯得千般嫵媚 萬種風流 就  
在這個時候 由旁邊走過一人 年紀約在二十上下 是個店小二的打扮 連連拱手 叫道  
諸位 在下姓劉 我叫劉三 就是前面望江崗萬裕老店的夥計 諸位 或者也有認識我  
的 那位說 你今天來到這兒幹麼呀 這不是這位小姐嗎 他姓鄧 是外鄉人 哥兒倆到  
此地投親不遇 他哥哥病在我們店裡了 沒有錢請先生治病 眼病就要死 實是無法 這  
位小姐才想出這麼個主意 到這兒來賣藝 不過是提提你的高興 實際上是求幫 望祈列  
位大善士 慨解義囊 多資助他幾個錢 拿回去好給他哥哥治病 我看在位的都是樂善好  
施的君子 就請你多費心吧 俗語說的好 救人一命 勝造七級的浮屠 你那兒一伸手  
這兒的命就算活了 沒別的請諸位救命吧 這些話將才說完 觀衆紛紛望場子裡扔錢 霎  
時之間 場子裡的錢滿了 邱爺恰巧腰裡沒有零錢 便掏出一錠銀子扔進來 劉二一看是  
白的 忙留神觀看 見是五兩的中錠 因抬頭望了望邱爺 忙作了一個揖 道 我謝謝大  
爺 真是世上人多人多 真有賞銀子的 這話尙未說完 猛聽得西北角上 有人斷喝  
驟開銀閃 我明白這個 這叫錢大買錢二 你有銀子我就沒有銀子了嗎 老七把那一包銀  
子全扔進去 要不含乎的話 咱就比着花 說猶未了 突的扔進一個包兒來 叭的處皮紙

破裂 銀子散落出來 衆人留神一看 却是四錠二十兩 邱爺一怔 心說嘍 這是怎麼  
着 我不過是因爲身邊沒有零錢 才給他一錠銀子 這還有賄賂的嗎 想吾因抬頭觀看  
只見在西北角上站定一人 是個短胖子 年紀約在四旬上下 黑臉膛兒 濃眉闊目 鼻  
口方 却是兩個小耳朵 領下扎哩扎撒 半寸多長的黑胡子查兒 頭戴紫緞色紫巾 迎門  
嵌美玉 鬢邊顛巍巍 襯一朵白絨球 身穿紫緞色短靠 藍絨緹打十字絆 一巴掌寬的英  
雄帶 大紅中衣 青緞子抓地虎 薄底快靴 肋下懸掛着一口刀 手裡拿着一柄大摺扇  
腆胸疊肚 撇唇咧咀 呼搭呼搭的扇着大扇子 透着這十個不服 八個不答應的樣兒 邱  
爺一見他這副神情 心裡這個氣兒就不打一處來 有心過丟問問他 又一想何必呢 這都  
是無知之人 犯不上嘔這個窮氣 劉三一見了那人 却吓傻了 不住的向姑娘使眼色 姑  
娘不叫白他什麼意思 遂湊過來問 怎麼回事 劉二向矮胖子一呷嘴兒 低聲道 那個是  
馬武舉 他這錢可要不得 我的眼也瞎了 怎麼就沒看見他呢 你快把他的銀子給退回去  
吧 姑娘眼珠兒一轉 遂點點頭道 好 我去退給他 說着把寶劍放下 姍姍的走過來  
伏身把銀子捧起 來至馬武舉面前 含笑問道 這位大爺這銀子可是你給的嗎 馬武舉上  
下打量着女子 迷迷笑道 啊 是我給的 你嫌少尋怎麼着 嫌少不要緊 七兒啊 把那  
一個也給他 一語未了 一人應聲 由他身後轉過來 衆人留神一看 只見這小子長的可  
太蠢了 瘦小枯乾 不丁點的小腦袋瓜兒 焦黃的臉 兩道短絨眉 一雙耗子眼兒 小

鷹鼻子 薄皮嘴兒 兩隻小耳朵 頭戴一把抓的帽子 身穿藍布長衫 繫着根繩兒 脚下青布厚底兒的鞋 手裡捧着一包銀子 拱肩縮背 猴頭猴腦的過來 嘻嘻笑道 嫌少不要緊 這還有二十四兩也給你 說着遞遞過來 姑娘往後一退 忙回馬武舉福了福道 謝謝你 我並不是嫌少 却是太多了 我們不敢領 請你收回去吧 馬武舉一沉臉道 什麼話嫌多 這話可新鮮 還嫌錢多的嗎 姑娘道 不是 你聽我說 我是求幫也能 賣藝也能 無論如何 也不值你這些錢 你真要可憐我們 請把銀子收回去 賞我一些銅錢 我們感恩不盡了 銀子是不敢收受的 馬武舉聽了 把雙睛 睜道 你胡說 你怎麼要他的呢 他那不是銀子嗎 姑娘一皺眉隨道 他的銀子我也不要 你把你的銀子收回去 我再去退他的 馬武舉搖頭道 不成 我的銀子既已出手 就不能往回拿了 姑娘道 你不拿回去 這交給誰呢 馬武舉道 隨你的便哪 你愛交給誰就交給誰 姑娘道 我交給何馬武舉一腆臉道 我不要 姑娘一聽 遂把銀子往地下一扔道 活該你不要 你也不用攪 我全不要了 諸位善士們 那位給多少錢 還請拿回去 我謝謝諸位吧 這份情我算領了 劉三兄 咱們回去吧 該看死 反正是活不了 說着轉身要走 馬武舉一看 怎麼看你還要走 那兒去 現在你就算我的人 說着遂向前一步 伸手要拉 姑娘大怒 一回手 叭的一聲 給他一個耳光 打的馬武舉一走頭 因喊道 噯呦喝 好東西 你可打了我了 我要不了你的命 孩子們 把他給我搶回去 一語未了 忽聽四外發一聲喊



嘖 遵爺的命 忽的撞進一羣人來 就把姑娘給圍上 姑娘一看 也無非是些惡奴 不禁勃然大怒 因見一個惡奴 伸手來抓 遂往旁邊一閃 一拳打去 撲的正打在惡奴的鼻子上 惡奴唵的一聲 翻身栽倒 嘩的血灑下來了 衆惡奴一見 齊聲喊道 好丫頭 你敢打人 我要你的命 邱爺在這邊兒看着 不禁怒氣冲天 正待向前打個抱不平 忽覺有人一拉他的衣裳 遂忙一回頭 見是一位老者 年約七旬 鬚髮皆蒼 却非常健壯 遂問道 老人家 你拉我爲何 老者忙擺擺手 低聲道 請低些聲 他家勢力浩大 明着惹不了 必須智取 邱爺聽了這話 微一遲疑 再抬頭看時 就見那姑娘 聲東擊西 指南打北 把衆惡奴打的東倒西歪 邱爺方才平些氣 因抱拳笑道 多蒙指教 末領教老人家貴姓 老者道 哦 我姓畢 你看他的教師來了 說着用手一指 邱爺忙順着他的手指處一看 只見由正東來了一羣人 爲首的是個大漢 幌蕩蕩的身高足頂七尺 勝乍腰圓 胸寬背厚 黑臉膛兒 兩道濃眉 一雙虎目 獅鼻闊口 大耳垂輪 領下半尺鋼錐 直似鋼絲相仿 頭戴青緞色壯士巾 迎門次茹葉 鬢邊襯一朵白絨球 身穿青緞色短靠 白絨緹打十字絆 一巴掌寬的英雄帶 胛中衣 薄底快靴 手提一條虎尾三節棍 踏步走來 在他身後跟着四個大漢 也似他一般的黑臉膛兒 黑衣裳 不過身形略矮 每八手中也是一條虎尾三節棍 追隨在黑漢背後 真似一團黑風 眨眼便來到近前 馬武舉一見教師來了 遂迎上來叫道 武教師 你來的很好 你看我那女子了沒有 他是我的第三房小妾 在前三

年他忽然拐過我許多金銀跑了一想不到今天却在這裡遇上 沒別的 你受點累吧 可是千萬不要傷了他 捉回家去我還要細細問他哩 黑漢聽了一點頭道 行 孩子們 都給我退下來 待我一人拿他 衆惡奴才被姑娘打倒走頭無路 聽教師一叫 遂紛紛退下 那黑漢便一擺二節棍 走向前來喝道 喂 你還動手嗎 我勸你早跟着走 如若不然 我這條棍兒可是鐵的 碰上可就打得流血 姑娘一聽他說話 有些渾濁濁的 遂問道 你是幹什麼的 黑漢把頭一點道 教師爺 姑娘道 你叫什麼名子 黑漢道 教師爺 姑娘道 問你叫什麼名子 黑漢一挺身道 教師爺麼 姑娘一聽 又可氣 又可笑 遂問道 你憑什麼教人跟你們走 黑漢道 你不是妾跑了嗎 姑娘一怔道 這話是誰說的 黑漢道 我們大爺 姑娘怒道 他那是胡說 誰聽的他 我們在這兒賣藝 他跟誰攪合 唉 你拜他的走狗 跟你說也是不信哪 今天我倒要看看你這教師爺 有多大的本領 說着遂要向前動手 黑漢忽用木棍一指道 你先等等 姑娘倒被他嚇了一跳 遂往後一退道 啊 有什麼話你講 黑漢道 你拜娘兒們 我拜爺兒們 我跟你動手 就算欺侮你要再拿着兵刃 更教人笑話啦 咱倆人空手打 說着一回頭 叫道 孩子們 接兵刃 堂郎 郎就把三節棍扔過去 邱爺看這黑漢 怒夕傻傻的 倒有些意思 就見他衝着女子一點手道 要打你就來吧 這姑娘也是藝高人胆大 因一點頭道 使得 遂縱過來 左手一幌右手流星趕月 揮拳便打 黑漢並不慌忙 見拳到近前 微往旁邊一閃 回手將要打他

腕子 姑娘如何能教他捋上 忙撒步抽身 好黑漢 就趁他往後一撒之際 跟身一邁步 劈胸一把 用的是少林手 二十四把硬拳 彭的一把就把女子的胸膛抓住 隨往懷中一帶 側身用左臂一攔 我把女子挾於肋下 女子不禁大呼 嗚呀 好賊 你撒手 邱爺一見 再也忍不住心中怒氣 將煞要嗚喝 老者在他的背後 却連連扯他的衣襟道 別喊別喊 你千萬不要莽撞 我有辦法 邱爺一怔 遂忙回聲道 啊 你有什麼辦法 說話之間 就見那黑漢挾着女子 率同衆人如飛而去 因不由一梁脚道 呀 走了 你究竟有什麼辦法呢 老者道 啊 閣下不要着急 這也不是講話之所 寒舍就在不遠 請辱臨宿下一叙吧 邱爺點頭道 可以 便跟着老者離了江沿 走了約有二里之遙 來到一座莊村 進村口不遠 見路西有個門戶 雙扉緊閉 老者近前叩門 功夫不大 就聽裡邊有人問 誰呀 老者答應 我 隨見咕龍一聲 門分左右 邱爺舉目觀看 是個少僮 老者却側身讓道 你裡邊請吧 邱爺並不客氣 抱了抱拳說道 遵命 遂邁步進來 老者跟隨 命小僮把門關上 謙謙讓讓來到書房 分賓主落坐 童兒獻上茶水 邱爺遂問道 尤先生 這個馬武舉究竟有什麼勢力 竟敢這樣橫行 難道地方官也不管管他嗎 老者見問 嘆息了一聲道 咳 巴結還恐巴結不及呢 還敢惹他 談到他家勢力 他本人是個武舉 倒不算什麼 他有個叔叔 現在京都內庭供職 是個極有權勢的宦官 公卿宰相 都怕他三分 請想他的侄子 還有人敢管嗎 這厮仗着他叔父的勢力 橫行鄉里 強霸一方 搶男霸女

無所不爲 這話在前天 我們隔壁王秀才的娘子 在門前倒水 恰巧那惡魔從門前經過 被他一眼看見 這位大娘子不消說是長的好啦 他回去就生出一個主意 硬說他綢緞店裡 丟了東西 被王秀才偷去 衙門裡的官人劉王家一搜 還真搜出許多綢緞來 當時就把王秀才捉到縣衙裡去 老壯士你想 那王秀才是一個懦弱的書生 焉能會竊取偷盜 分明是他誣盜栽贓 這還有個強有力的証明 他跟着就命他惡奴候七 把王大娘子誣到他家裡去 這不明明是欲謀其妻 而陷害其夫嗎 這件事我們都知道王秀才冤枉 可是沒法兒官 我可就想了 這惡魔國法管制不了他 必須得行俠作義的採取暗殺手段 把他殺死 不然簡直沒有法兒除去 我可就隨處隨地留意 物色俠義英雄給我們這一方除害 說來真是恰巧 今天竟遇到你 而使你自擊他那強弱的情形 憑我嘴說 你還有個信不信啦 這決不是我與他有仇 因而陷害吧 方才我所以不教你跟他爭鬥的原故 是因為他家有勢力 不用說別的 他就賴你是王秀才一黨 你就吃不住 因此我把你請到家來 跟你商議 還是以暗殺爲合宜 我想你一定很樂與做這番義舉吧 邱爺聽了這番話 眼珠兒一轉 遂搖搖頭道 老先生 可不是我駁你 行俠作義 我倒是很願意 可是我沒有那個能耐呀 殺人的話 我更沒有那個胆量了 你還是另請高明吧 老者道 噯 老壯士 你不要客氣呀 更請你不要多疑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恐怕我跟他一黨 故意用這種話 騙你的真情 本來素不相識 突然以這樣的事奉要求 可以說是世所罕聞 當然要惹人疑竇 不過你要看請

我是不是那樣壞人 而且並不是要你當時就辦 你可以慢慢的考查考查 如果屬實 你再插手辦 要是不實在 或者我跟他家是一黨 你可以用對付他的手段來對付我呀 邱爺擺擺手道 不是不是 我並不是疑心 更不是客氣 我實在沒有這種胆力 老者笑道 你這樣說 誰肯相信哪 就是你方才那種發奮的情形 分明是位大英雄 還可不是我自誇 我這兩個隻眼 再不會看錯的 邱爺笑道 你這回却是看錯了 方才我不知他家有這麼大的勢力 如若知道 天胆我也不敢鬧呀 如今你既告訴我 我認爲這地方太危險了 即刻就要離開此地 多謝尊指教 咱們再會吧 說着站起身來 躬身一揖 遂轉身望外走 老者忙站起來道 暖 老壯士 你且慢走 如果你要不相信 我可以對天賭咒 邱爺忙擺手道 你千萬不要起誓 我實在沒有那種膽力 你還是另請高明吧 老者一聽 候的把臉就沉下來道 莫非我的眼裏瞎嗎 看你像個英雄似的 趕常也是酒囊飯袋呀 真可惜我這些唾沫 還糟踐了我兩盞茶 這都是那說起呀 邱爺聽了也不言語 仍自望外走 老者越發生了氣 因叫僮兒 拿條帚跟着他掃着 別帶了院的院子 留點精神 別叫他偷點兒麼去了 邱爺聽了 假裝聽不見 仍自望外走 僮兒答應 在後跟着 來到大門 邱爺出來 僮兒當的就把門關上了 邱爺看着又好氣 又是好笑 這個老頭兒可真有點意思 我找尋去了嗎 要說也是俠心人 想着遂溜夕 踉蹌回至望江鎮 時已交正午 邱爺覺得有些飢餓 舉目觀看 見前面有一座飯舖 便走進去 吃喝一飽 算還飯賬 因問跑堂的 我跟你

打聽一個人 馬武舉在那兒住 堂信見問 上下打量打量邱爺 隨陪笑道 就在不遠 你再望前走幾步兒 就着見了虎座門樓 門前有一顆龍爪槐的就是 你跟馬老爺怎麼認識的 邱爺道 是朋友 堂信忙陪笑道 既是朋友 可不敢收你的錢 你快把錢收回去吧 邱爺一擺手道 豈有受理 你快收了吧 說着轉身望外走 堂信在後相送 口中連說多慢待多慢待 我謝謝你哪 邱爺也不答言 便走出來 望前行走果然不多遠 見有一片瓦房 門前有一顆龍爪槐 料必是馬武舉的住宅了 因望門裡看了看 却見勢派很大 上有門燈 下有懶橙 在懶橙上坐着幾個家人 都在三十多歲 一個個腆胸疊肚 撇唇咧咀 透着那個挨刀不含乎的樣兒 邱爺看着就有氣 遂走迴來到房轉角處 是個小胡同兒 因折身走進來 却見這片房子 面積很大 走了半天 才由這邊兒胡同轉出來 把出入道都看好了 遂回回歸店房 早早用過晚飯 命店小二給泡壺茶來 便告訴他說 不招呼你別過來了 我要睡囉 店小二忙答應出去 邱爺遂把門關上 喝了一壺茶 熄燈上床 盤膝打坐 閉目合睛 調息養神 精神略一迷離 耳邊聽得外面 已交了二鼓 遂挺身跳下地來 紫東停妥 背背兵刃 抬抬胳膊登腿 沒有細吊的地方 因輕輕開門 探頭望外看了 看 見無人跡 遂掩身出來 把門帶好 飛身上房 躍出店來 順大街一直來到馬武舉的住宅 進胡同兒望後走 到後界牆飛身縱上來 單胳膊跨在牆頭 長身望裡看 見是個花園 遂跳下來 順着甬路望前走 却見迎面是座高樓 後窻開着 裡邊兒有燈光射出 邱

第一看 樓房太高 縱不上去 遂抹身望東 到角門飛身躍上墻頭 又一縱身 縱上高樓 躍過前坡 望下一看 是明樓梯 梯欄曲折有致 邱爺見沒有人 遂長身跳下 脚尖一點樓欄 搜的躍進樓欄裡 仔細一看 這樓上一拉溜兒是五間 裡面燈火通明 隔扇門兒關着 邱爺先側耳聽了聽 隱隱聽得有人說話 聲音好像是在東頭兒 聽不清楚 遂伸舌尖 舐破窗櫺紙 眇目望裡觀看 只見是五間一通連 舖陳之盛 自不必說 靠東牆有一座象牙床 粉紅色幔帳 如意金鈎 在床上坐着一位少婦 艷麗無比 却是荆釵布裙 面帶悲悽 低着頭 哽咽無言 在他身旁 坐着一個婦人 三十多歲 胖粗粗的 打扮得非常妖艷 一手拉着少婦 笑吟吟的說 你想是不是 生成一個人來 要受一輩子罪多冤哪 你跟那個窮酸幹什麼 依我說 你不要三心二意了 就痛快快的答應了吧 少婦哭道 我不能應 我家雖然窮 也是官門之後 我不能給祖上丟臉 至死也不能聽從 你跟他說去 就把我處死吧 婦人笑道 我的傻妹妹 你打算這麼好死啦 他還有種種手段向你使用哩 然後治死 在淺花園一埋 到了那個時候 也照樣兒給祖上丟了臉 可是命也沒了 這何苦呢 要說他對你還是真有耐性 要是別人哪 他早動強暴手段了 還等今天哪 我看你就別固執了 就答應了吧 少婦只是搖頭 悲泣無言 婦人皺了皺眉 隨道 王嫂子 今天你再不應 恐怕他可要火兒了 我可告訴你 要動起強暴手段來 可實在不好受哇 少婦把牙關一咬 猛的抬起頭來說道 你不要說了 我意已決

三 俠 劍 【卷五十二集】

五四

他就是把我碎屍萬段 我也不能失身從他 邱爺在外聽着 料想這少婦必是王秀才之妻 不由暗伸大指 心想到底名門之女 行爲自是不凡 我得先設法救他 因一尋思計上心來 遂輕輕以手彈窗 婦人聽見 忙抬頭觀看 遂問道 誰呀 邱爺不作聲 婦人又連問了兩句 邱爺仍自不答 就見他眼珠兒轉了轉 忽而撲赤一笑 遂起身奔門走來 邱爺一見忙回身掣刀 蹲伏在門的西邊 婦人開門出來 留神望東看 見沒有人 心中未免納悶 自言自語道 小猴兒 又藏在那裡了 說着便望東邊兒走 邱爺一聲也沒言語 悄悄來到他背後 一伸手照定他的咽喉一扣 婦人啊了一聲 要賊沒賊出來 邱爺右手的鋼刀 早遞入他的軟肋 婦人兩腿登了登 可憐他至死也不知是誰 糊哩糊塗的就嗚呼哀哉了 邱爺見他已絕了氣 遂輕輕的把他放倒下 抹身要進屋救那少婦 忽而想起 男女授受不親 我一個人子 怎能救他出去呢 救出之後 又往那裡安置他 噯呀 我真粗心 早知如此 我不該謝絕那畢老者 今天若有他同來 就沒有這些難題了 想想看心裡爲難 繼而一想 唉 救人危難 也就顧不了許多 我問問他或者他有相當的去處 也未可知 想這道裡 遂邁步進來 舉目觀看 却不見那少婦 邱爺不禁大吃一驚 忙望各處看 也不見他的蹤跡 心想或者他害怕 藏到床底下去了 忙走過來撩床帘一看 也沒有有人 又望各處仔細找了找 那裡還有他的影兒 邱爺可就怔了 心想莫非有旁人把他救走了嗎 想着因抬頭看 見後窗開了 遂飛身縱上桌案 扒住窗台 長身望外看 只見星月交輝 樹影



搖動 那裡有人的影兒 邱爺征够多時 只得一縱身 躍出窻來 竄上樓房 手搭涼棚 四處張望 却是一些踪跡也無 因想道一定是被人救走了 想看到底不甘心 遂跳下房來 要在花前樹下尋找 又一想慢着 王秀才娘子 雖被人救去 這還有個賣藝女子 尙不知在那裡 我何不趕緊去救他 要再走了幾頭 今天就算白費勁了 想到這裡 便翻身又縱上墻 够奔前邊兒來 遠遠就見中庭院 燈燭輝煌 因繞到對面房上 伏在後坡 留神望大廳裡看 只見隔扇門都敞着 一對對燈掛燈 照成白晝 在大廳當中 放着一張八仙桌兒 擺着豐盛的酒席 馬武舉端然正坐 左首坐的就是那黑漢教師爺 下首坐的這大約是先生 年紀約在五旬上下 身量不高 骨瘦如柴 水蛇腰 不丁點兒小腦袋瓜 黃焦焦的臉兒 兩道短絨眉 一雙老鼠眼 塌鼻梁子 大鼻頭 薄片嘴兒 兩撇斷梁黃胡子 小耳朵往前扇着 頭戴紫緞方巾 紫緞色袍 腰繫綠帶 那裏像雞爪似的手兒 拿着一雙快箸 正指指戳戳的說話 可是他的嗓音太小 聽不清他說什麼 但見那黑漢得意情形 料必是誇獎他的武勇 馬武舉却一盃一盃的不住喝酒 黑漢忽然站起身來道 告訴你管先生 我也不是說句大話 不論是誰 能打的過我的 簡直就叫沒有 敢說是天下無敵 管先生把腦袋幌了幌 一伸姆指 那意思說比不了你啦 邱爺一見他那種脅肩諂笑的情形 就氣不打一處來 又因爲他說笑沒有聲音 更把他恨入骨髓 心說這東西 就不是好人 得手兒我先把他宰了 想着却騎馬武舉道 武教師 請坐吧 響戲還用重敵嗎 我說侯

七呢 一語未了 侯七匆匆跑過來道 奴才在這兒了 恁有什麼吩咐 馬武舉道 你到後邊看看去 他們倒是有個應的沒有 怎麼還不來信哪 太不會辦事 你快去看看吧 他們要是實在不應 你就告訴劉媽他們 就提我說的 善勸不行 教他們管管鞭子 再要不行 急速報我知道 我自想法子制他們 真是不識抬舉 侯七連忙答應 是是是 遂退出大廳 够奔後邊兒來 邱爺心中不由暗想 最好你先上賣藝女子那裏去 要是先到後樓可就全糟了 想着就見他拐灣兒奔西了 不禁心中大喜 遂暗地趕了來 穿過數重院子來到 所院落 侯七一邊門賊賊劉嫂子 劉嫂子 邱爺緊行幾步 跨進院門 隱身牆下留神 看 只見上房燈燭明亮 有人答應 暖 是誰呀 侯七道 我 裡邊兒又問道 是侯七弟嗎 侯七應道 是 不是我是誰呀 說着便走進上房去 邱爺遂悄悄飛行 來至窗下 伸舌尖舐破窗櫺紙 眇目望裡窺視 就見那賣藝女子 站在屋子當中 二臂高揚 由房梁上吊下一根繩子 將他的兩手牢牢細住 吊在那裡 低着頭不做聲 在他的身旁 站着一個婦人 雖然已是徐娘半老 打扮的却非常妖艷 滿面含笑的叫道 七弟 你來有什麼事 侯七縮縮脖子笑道 我來找你有兩當兒事 一道兒是公事 一當兒是私事 公事是大爺問你啦 這個大爺兒到底是應沒應 要不應 只管拿小鞭兒鞭他 如果還不應 大爺說了 你就別管啦 大爺自有種種手段對付他 你聽明白了嗎 劉媽點點頭道 聽明白了 私事是什麼呢 侯七一吐舌頭道 你要問私事啊 私事就是兩人的事麼 你還不明

白嗎 劉媽把臉一沉道 現在公事忙的緊 私事不能辦 你赶快回去報告大爺知道 這個小死丫頭子 簡直是沒法兒辦 勸也不行 打也不行 乾脆叫大爺勸強迫手段吧 邱爺那裡看的下這個 因一擡鋼刀 抹身要進屋 殺這一對狗男女 却忽覺身後燈光一閃 有人喝着就來了 邱爺便不怠慢 忙飛身縱到牆角 隱身在黑暗之處 回頭觀看 只見有一個人 也是從人模樣 手提着燈籠 走進門來 咳嗽的先咳嗽了一聲 然後叫道 七哥在這兒了嗎 侯七道 在這兒啦 老三哪 你這麼會趕來幹麼 老三道 你先別嚷 我還是你好 給你送個信兒來 大爺自從你過來 半天沒出去 等的實在不耐煩 決定要親自下手 勸強迫手段 所以先來給你們報個信兒 噯 快着點兒呀 大爺這可來啦 ！語末了 侯七由屋裡跑出來道 你囑囑麼 什麼快點兒 老三道 你看你看 人家饒有好心倒沒有好意了 下回再有這個事 我就不管了 你看那不是大爺來了 我是哄弄你嗎 侯七一聽 忙望外觀看 果見馬武舉扶着兩個童兒 幌幌蕩蕩的走來 連忙迎過去 叫道 大爺您來啦 我正要報告您去哩 那個丫頭說什麼也不應 我眼看着打了一頓鞭子 他也真可以 恁一點兒諍哈也沒有 乾脆是不勸強迫手段是不辦學 馬武舉一瞪眼道 胡說滾開這兒吧 侯七連連答應 是是是 忙閃在一旁 馬武舉便幌幌蕩蕩的走過來 邱爺一看 倆人扶着他 看光景是醉了 身後却又跟着四名從人 劉媽迎出來 忙向前行禮 笑道 大爺 您來了很好 這位新姨太太倔強的很 我實在沒法兒勸了 馬武舉道 沒法兒

勸不要緊 教他嘗嘗我的手段 說着遂帶人進屋去 侯七先不敢進去 在門外探頭 後來也慢慢的趁進去 邱爺遂躡足潛踪的過來 伏在窗上望裡窺視 就以馬武舉坐在一把椅子上 侯七拿着把扇子在背後 着 劉媽却站在賣藝女子的面前 用手指着道 你要找倒靈 你就不點頭 我決不暴哄弄你 這不是大爺在這兒了嗎 當時就能給你個樣子看 女子不作聲 劉媽催道 說話呀 倒是從不從 女子仍不答言 劉媽還要問 馬武舉一擺手道 不要問他了 我知道他是找討沒臉 女子一聽 陡的抬起頭來 柳眉直立 杏眼圓睜 嬌聲喝道 你敢 我要你的命 劉媽一撇嘴道 嘿 你要一個試試不着 說着便走過來 伸手要解他的衣服 姑娘大怒 猛的一腿 照定劉媽 喝聲去吧 就照彭的一聲 恰踢中他的小腹 劉媽喊聲 嗷 翻身一溜 這脚踢的還真不輕 躺在了地上 就剩了嗷 嗷了 當時起不來了 馬武舉一驚 霍的站起來 用手一指 厲聲喝道 好丫頭 真乃胆大 若不教你嘗嘗我的手段 也不知道我的利害 說着因回顧左右 叫從人你們找繩子 先把他捆上 侯七忙答應 是 遵爺的命 遂把袖口挽了挽 叫道 老三老四 你們兩人拉着繩子 你往這邊繞 你往那邊繞 千萬離遠點 別教他踢上 從人依言 拿繩子照定姑娘腿下捆 姑娘更覺大怒 一看侯七站的步位 離自己較近 便把牙關一咬 脚尖點地 身形往前一悠 兩條腿照定侯七的胸前 用力一蹬 侯七萬萬沒想到他有這手兒 如今嚇的見他的腿踢了 再想躲又焉能够 不禁失聲喊道 嗷呀 我的媽呀 隨往下一伏身

懸胸胸口 就在他的肩膀上膨的就登上了 侯七翻身一溜滾 隨爬起來 一手撫肩頭 一手捂腦袋 咧了咧嘴道 好利害 這時姑娘早一翻身 奔馬武舉跑去 馬武舉大聲 忙往後一倒步 堂上的桌子踢翻 見姑娘踢到 又在旁邊一閃 姑娘的兩腿登空了 身子呼的悠過去 馬武舉却溜溜一轉身 待姑娘身體悠回來 因一張二臂 彭的把他的兩腿拿住 喝令從人快來捆 從人答應一聲 蜂擁過來 姑娘死命掙扎 怎奈馬武舉的力大 掙扎不脫 竟被他們捆上 邱爺在窗外看着 再也忍不住了 遂伸手登鏢 厲聲喝道 好大胆惡賊 竟敢欺凌弱女 今天也是爾等的死期至矣 說着一抖手 就聽撲的一聲 這隻鏢打的也太巧了 不至不錯 正釘在侯七的嘴巴上 給來了個大穿堂 侯七噁呀一聲 伸手拔下來 嘩的血就下來了 馬武舉對外面有人 不禁大驚 忙吩咐吹燈 隨來到門前 望外一看 只見在院中站着 一位老英雄 手持鋼刀 口口聲聲叫道 惡賊出來受死 馬武舉因問從人 你們隨我出來 要大聲喊喝 給我助威 從人說是 便蜂擁出來 也明白馬武舉的意思 大聲喊喝 是招呼前邊的教師爺 因一出門 就扯着嗓子喊起來 老哥兒們 拿呀 有了賊啦 別教他跑 哇 馬武舉却緊行幾步 上下打量邱爺 隨用手一指高聲喝道 什麼人大胆 敢來虎口捋鬚 報上你的名來 邱爺哈哈一陣狂笑 叫道 惡賊 論理說 大丈夫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無奈你這小子 非爲人類 說出我的名姓 怕被弄污了 你就快過來受死吧 一語未了 猛聽得外面

騰騰一陣脚步響 有人斷喝 真似半空中打一個霹靂相仿 說呀 好賊 你真胆子不小 竟敢到這裡來偷盜 難道你不怕死嗎 馬武舉一聽 教師爺來了 不禁心中大喜 遂喊道 武教師 快來吧 賊在這裡 他是王秀才的一黨 千萬別教他跑了 邱爺一聽 忙回頭觀看 果見是那黑漢 手持虎尾三節棍 踏步走來 忙往左一撤步 背向西站着 却用手中的鋼刀一指 高聲喊道 黑漢 休得猖狂 某家在此 黑漢一見邱爺雙手一合三節棍 嘩啦一聲 上下打量邱爺 心中說 呀 小子 你真是賊呀 邱爺道 胡說 你家太爺乃是俠義英雄 特來剷除你這般惡賊 你要是知趣的 及早過來 束手就縛 大太爺有一片好生之德 還可饒恕與你 如若不然 你來看 說着把鋼刀一幌 厲聲喝道 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黑漢聽了眨眼道 說的是什麼 亂七八糟的我全不董 着傢伙吧小子 說着望裡一縱步 左手棍一幌 右手棍泰山壓頂 照定邱爺的頂梁便打 邱爺見來勢兇猛 不敢怠慢 忙往左側一閃 跟勢遞刀 蜻蜓點水式 照定他的手腕便點 黑漢往後一撤 把左手棍一挽 烏龍攪尾 往外磕邱爺的刀 邱爺更不怠慢 忙忙撒刀裹腦攪頭 倏的刀光一閃 便到黑漢的頭頂 好黑漢 他並不着慌 見刀到 只用左手棍稍往上一撥 邱爺却未及防備 見棍到 吃了一驚 忙往後撒刀 誰知慢一點兒 就聽當郎郎的一聲響亮 還幸虧邱爺撒得快 三節棍將將撥在刀尖兒上 雖然震的臂膀發麻 總算沒把鋼刀撒了手 却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 便不敢再大意 因施展自己的遁手絕招 拚力抵抗 兩個人就打在一處 好黑漢 這一條三節棍真是一條烏龍相似 行上就下 盤旋飛舞 嘩郎郎銅環響

亮 風聲呼呼 就把邱爺圍住 邱爺見黑漢異常驍勇 不可力敵 遂施展小巧之技 竄高縱矮 閃展騰挪 並不還手 殺了有三十多個回合 衆分勝負 黑漢心裡一着急 棍法越發的快了 馬武舉在一旁看着 心裡更是萬分的高興 不住連連喝彩 好麼 武教師真是我的五虎將 我得武教師 就如同猛虎添翼 可以橫行天下了 黑漢聽了這幾句話 雖然不懂 可是聽那意思 大半是誇讚自己 心中可是得意 一條虎尾三節棍 打成一片棍山 把邱爺圍住 邱爺雖然封着招 並不還手 還覺得非常吃力 心中未免着急 又殺了有二十多個回合 邱爺就有些累了 因想這賊動手 有敗無勝 不知早早打發他回去吧 主意打定 便看了個破隙 虛點一刀 縱出圈外 抹身要逃 却把刀交左手 右手登出鏢來 黑漢一見他要逃 遂高聲斷喝 野小子 你往那裡跑 要跑把腦袋給我留下 說着嘩郎一擺三節棍 伏身追來 邱爺却故意向前一搶身 裝出要摔倒的樣子 黑漢那肯容情 嗖嗖的兩個箭步 便到邱爺身後 一舉三節棍 泰山壓頂 喝聲 你拿命來吧 便照定邱爺的腦後 用力打來 邱爺聽腦後風到 霍的往左一轉身 棍落空了 口中黑漢的咽喉一抖手 喝聲打 黑漢未及防備 突見一縷寒光 已到自己面前 不覺大驚 忙閃身釋口中喊噓 喂 嘞 就聽撲的一聲 正打在肩膀上 黑漢一咧嘴道 喝 這是什麼玩意兒 說着伸手把鏢拔下來 邱爺便不怠慢 搜的飛身奔過來 白猿獻菓式 捧刀照定黑漢的小腳便扎 黑漢大怒道 好小子 你真可以 拿冰竄打我 我要你的命 說着雷郎把鏢扔下 閃身躍刀 接架還手 兩個人又打在一處 馬武舉先見教師受傷 心中一驚 今見他並不爲然 照舊動手 心中非常喜歡 更不住聲的誇讚 要說黑漢也真是猛勇 雖然受了傷

仍不減方才的威風 邱小 勝 心中十分着急 就見在這個時候 管先生來了一  
看教師爺獨鬥邱爺 不分勝負 便喊起來道 慢我說你們別看着呀 這不是擂台比武 講  
的什麼單對單 這是迎賊 緊緊是犯 拿住 淨請教師爺一個人受累 那像話嗎 快過去  
帮忙吧 衆從人道 管先生你不知這 教師爺跟人動手 向來不用人幫着 管先生一瞪眼  
道 你混蛋 我沒告訴嗎 那是場面上搶廟門勝 不能輸這個面兒 這是拿賊 談不到  
面兒不面兒 人越多越好呢 你們快上吧 從人一聽 眼看馬武舉道 教師爺的脾氣不好  
恐怕他怪罪 管先生道 你們就上你們的 他要怪罪 我來担承 馬武舉點點頭道 可  
以呀 你們出去助助威吧 從人無奈 只得答應 要去拿兵刃 管先生道 好無用的東西  
你們怎麼不帶着兵刃呢 快進去吧 去一個就行了 從人答應 將要往門外兒跑 忽由  
門外進來一位老者 從人未防 恰和他撞了個滿懷 却不及老者力大 嘍叻一聲 被撞得  
往後倒退了好幾步 站不住身軀 翻身栽倒 老者一理兩撇雪霜白的白胡兒 吐舌頭一笑  
道 嘍叻 這小子學好了 往人上走了 衆人一看 這倒老者兒很眼生 不是本宅的人  
只見身量不高 却是細腰乍臂 黃白臉面 兩燈銀眉 一雙虎目 黃眼珠兒 滴溜溜亂轉  
灼灼放光 準頭豐隆 四字海口 兩撇雪霜白的雪白胡兒 面戴青緞色軟包巾 通身夜  
行衣靠 手持一口明煌煌金背砍山刀 真是威風凜凜 殺氣騰騰 馬武舉遂高聲喝道 叻  
你是什麼人 來此為何 報上你的名來 老者一捻白胡兒笑道 你問我呀 告訴你 我



這人是來到這裡拿賊來哩。馬武舉道：你拿什麼賊？老者道：我拿的是搶男竊女無所不爲的那個姓馬的小子。你姓馬嗎？馬武舉道：分明是賊人一黨。孩子們，給我拿下了。從人們一齊答應，呼的便圍上來。老者用手一點，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你們四個人都有點兒找死啊。那末就教你們回去吧。說着往前一上步，內中有一個從人，他欺侮老者年邁，頭一個兒撞上來。老者喊聲來得好，因順手一揮，就聽撲的一聲，鋼刀碰在他的脖子上，也怨他的脖子太精，刀碰上，袋崩起多高來，撲進尸腔栽到。衆從人一見，他真宰呀。那裡還敢向前，喊一聲了不得啦，殺了人啦。因四散奔竄。馬武舉大驚，想上前迎敵，却苦於手中沒有兵刃。遂高聲叫道：武教師拿呀，切不要放走了兇犯。黑漢早已看見老者了，一聽馬武舉喊，遂答道：跑不了，便棄了邱爺，迎住老者。老者一見黑漢，抹身就跑，却向邱爺點手道：朋友，走哇。邱爺先以爲窮是要求自己上這兒來的老者，細一看不是，這個老頭兒，雖然鬚髮皆蒼，面目上却不顯老。遂說道：朋友，別走，這還有個被難女子呢。待我救了一同走。老者連連擺手道：走吧走吧。那女子我已救走了。邱爺一聽，他救走了。那末王秀才之妻，也一定救他救走了。遂伏身相隨。黑漢一見，嘩啦啦把三節棍一擺，厲聲喝道：好小子，你們往那兒跑，要跑也腦袋給我留下。說着大踏步緊緊追趕。這時前邊兒衆惡奴，早已聽着聲音，各持兵刃相率前來。這位老者還是真狠，一見面兒便似削瓜切菜，一陣亂殺亂砍。惡奴一看，這位爺是真宰呀，誰肯賣命啊。賊

三 俠 劍 【卷五十二集】

六四

一聲四散奔逃 老者帶着邱爺 直跑出六門 那黑漢却還在後面 緊緊追隨 趕跑出村口 邱爺回頭看 見黑漢仍追趕不放 衆惡奴却被落的沒 踪影 遂叫道 喂 這位老朋友 可恨這黑漢 竟緊緊追趕不放 騎不如下打發他回去吧 老者道 別忙別忙 你聽我招呼 說着仍往前跑 邱爺只得繼續隨 跑出約有一里之遙 前面有一片坎地 四面圍着樹林 老者便一拉邱爺笑道 你看這個地方好不好 說着遂走進樹林 躍上土牆子 就見黑漢遠遠跑來 進樹林見了他兩人 遂高聲喊道 小子 這條道往那兒跑 還不下來受死 難道還要我上去嗎 老者手捻白胡兒 哈哈一笑 叫道 你不用曬 這已到了你葬身之所 現在你這條小命就算在我掌握之中 我要你死 你就活不了 黑漢怒道 你下來 老者笑道 下去容易 我下去 你就完了 只可惜你這身功夫 現在勸你幾句 憑閣下這身武技 豈是望正途上走 不難成爲大豪傑 大英雄 給國家出力 足以封妻蔭子耀祖光宗 往下說 我們學會了能耐 就該保護好人 給好人當教師 你怎麼却帮着惡人搶男 女呢 我看你是誠實人 大概是受了他的權統了 所爲的不過是幾句好話 只顧爲了幾句話 給他們出力 可不知馬武舉那厮 借着你的威力 在外面橫行無忌 作惡多端 朋友 你明白嗎 這就叫助紂爲虐 只顧討他個人的讚美 却換了大衆的罵 這是很不值得 朋友 你該悔悟了 不要受惡人的利用啊 黑漢眨了眨眼道 你這話的意思是說我們大爺作惡 惡就是不做好事 對不對 你說說 他那件事做的不好 老者笑道 我

的傻兄弟 你真懸實心眼兒 他搶男竊女 不算做惡嗎 咱設個比做說 假如你要有妻子 或者女兒 發他無故搶了去 你生氣不 黑漢道 他敢 我要不了他的命 老者一拍手 道 還是呀 那末他搶那個王秀才之妻跟那個賣藝女子 是不是做惡呢 譬如說你要是那 王秀才的朋友 或者是賣藝女子的弟兄 你該幫怎麼樣 黑漢一瞪眼道 我也要他的命 老者一豎大指道 着哇 這不是好漢子嗎 本俠義之道 就是一世不爲己 空爲他人忙 替天行道 剪惡安良 這才算大英雄 大豪傑 你不但扶持弱小 剪却強徒 却幫 着強人欺壓弱小 豈不失了英雄的本色 與賊子爲奴嗎 現在你明白了很好 趕緊回去 把武舉打死 給這一方的害 我敢担保這一方的居民 都念你的好處 朋友你努力吧 我這裡預祝你成功 黑漢一聽 這個老頭兒說的對 也不知道這個氣由打那兒來 遂道 就 還未辨 我去把囚籠的打死 給這方除害 說着 一抹身軀 騰騰騰的跑回去了 老者一回 頭望着邱爺一笑道 你看這個好不好 這叫以夷攻夷 邱爺點頭 忙過來給老者行禮 拜 謝救命之恩 請教名姓 老者一擺手道 現在你不要問 久而自知 請隨我來 說着轉身 走進坎地 邱爺只得跟隨 轉過幾個坎頭 到祖坎後 突見那裏站着四個人 兩男兩女 女的便是王秀才之妻 與賣藝女子 男的却是一老一少 年長的約在二十四五 却牛得好 一副俊貌 紫面碧目 英姿秀挺 這是年青 要長出胡子來 纔跟畫上的珠砂判兒是一個 模樣 却是滿面病容 老者不是別人 正是那頗具俠心的畢老者 原來這位畢老頭兒 自

從邱爺去後 心中非常氣悶 正自在屋中自言自語的咒罵 忽然從人來稟 說有一位姓金的老者求見 畢老頭兒一怔 心想我沒有姓金的朋友哇 這個人是怎麼長像 從人道是個很精神的老頭兒 畢老者微一沉吟 遂道 呸 你把他請進來吧 從人答應 是 遂轉身去了 畢老者忙整了襲衣襟 迎出書房 功夫不大 就見從人把那老者帶進來 却是個鬚髮蒼蒼 然而非常精神的老頭兒 因不認識 忙迎上一步 抱拳帶笑道 啊 這位老兄 你貴姓大名 找恐下何事 那老者一捻雪霜白的白胡兒 微微一笑道在下姓金 有事奉求閣下 這不是講話之所 借一步談談吧 畢老頭點頭道 可以 遂側身相讓 你屋裡請吧 老者並不謙讓 遂邁步進來 旁客主落坐 從人獻上茶水 畢老頭兒遂又問道 金老先生你究竟有什麼事呀 請講當面吧 老者點頭道 好了 我是來問問你 方才你把我那個小徒弟叫到家裡來 有什麼事呀 畢老頭兒一聽 遂道 哦 方才那位邱爺是你老人家的高足 老者點頭道對 是我的小徒弟 畢老頭兒道 你這位高足能耐不錯吧 老者點頭道 曖 模模糊糊就算不錯吧 畢老頭兒道 唉 能耐雖好 就是胆量差一點兒 老者一捻白胡兒 翻了翻眼睛道 這話怎麼講呢 畢老頭兒忙陪笑道 我說話就這麼口直 你可別怪我 待我慢慢跟你說 我們這地方 有個惡霸馬武舉 說你總該知道吧 老者點頭道 馬武舉怎麼樣呢 畢老頭兒又道 還廝仗着他叔叔的勢力 搶男霸女 無所不為 把我們這個地方的居民 都欺侮苦了 可是大家都惹不起他 我就生心要務色一位英

雄 踏地把他刺殺了 豈不斃除了大害了嗎 偏巧就遇見你的那位高尼 其實今天在江沿上 他親眼看見馬武舉又搶去一個賣藝女子 當時他還要打抱不平 我覺着什麼呢 他家的勢力大 閉着惹不起 因此不揣冒昧 把他攔住 請他到家裡來 把我心思跟他一說 誰知他虎頭蛇尾 一聽馬武舉有勢力 說什麼也不幹了 你請想他的胆量可不小點兒嗎 老者聽道這裡 搖搖頭道 他倒不是胆量小 你不知道 我這個徒弟爲人最謹慎 不拘遇着什麼事 他也不敢輕諾 總要回去請示我 我要告訴他可爲 他才做呢 我要認爲不可爲 他就不辦 所以今天他又把這件事去問我 我却以爲這件事 非同小可 故此才來會見閣下 跟你談談 譬如說 要有所閣下之處 你該當怎麼樣 畢老頭兒一挺身道 我萬死不辭 你說用我幹什麼 是人力是財力 只要是我能辦的到的 我決不含糊 老者道好 今晚三更 請你在轎車 到望江鎮口外邊兒馬家大坡去等候 我把人救出來 你就把他們拉到你家來暫避 待我救出王公子 再設法教他們遠走高飛 這個你總可以辦的到吧 畢老頭兒連道 行行行 咱就這麼辦 到時候我準到 老者遂站起身來道 好 那麼今晚間咱就馬家坡兒吧 畢老頭兒點頭道 可以可以 你何必忙 再坐會兒喝碗茶吧 老者道 不 我還有別的事 咱們晚天見晚天見 遂出離畢宅 直奔望江鎮找着萬裕老店 一進門兒就見店小二迎來笑問 客官爺你住店嗎 老者一擺手道不 我跟你打聽一個人 劉三在店裡嗎 店小二一怔道 啊 他剛回來 你找他有什麼事 老者道 我跟他說兩句話

你受累把他叫來 店小二道 啊 你貴姓 老者道 我姓金 店小二點點頭道 好 你稍候一會兒吧 說着遂轉身進去 功夫不大 就見他把劉三叫出來 用手一指道 那不是那位金爺嗎 就是他老人家找你 劉三滿面驚疑 不住上下打量老者 遂邁步走過來 到了近前 滿面陪笑 彎了彎腰道 這位老爺呀 你找我有什麼事 金老者道 我跟你打聽一個人 有姓郭的兄妹住在你們店裡嗎 劉二見問 吃了一驚 因結結巴巴的道 啊啊 住住在我們店裡啦 你跟他怎麼認識 金老者道 是朋友 在那屋裡住 你領我去見他吧 劉三咳嗽了一聲道 那郭可是他病了 金老者道 我是來探他的病的 劉三道 他妹妹也沒在家 金老者一皺眉道 我知道 我就是爲他妹妹的事來的 劉三一聽 就是爲他妹妹的事來的 更不禁慌了道 你你候一會兒行嗎 金老者一看 他這光景不對 遂把雙睛一瞪道 怎麼啦 莫非他死了嗎 不行 你當時得領我去見他 就是死了 我也要見見屍首 劉三見他瞪了眼 吓的往後倒退了好幾步 忙道 你別着急 我領你去 金老者道 走 劉三無奈 只得引着金老者 進跨院用手一指西廂房道 就在這屋裡了 先生正診着脉呢 金老者一聽 遂忙推門進來 果見這屋裡有許多人 有一位鬚髮皆蒼的老先生 正給床上的病人推肚子用手術呢 一見金老者進來 都不由一怔 呆呆的望着他 金老者却緊行幾步 來到床前 只見病人緊閉二目 一動也不動 光景是昏死過去了 原來劉三自馬武舉把郭小姐搶走之後 因在暗地跟隨 眼見衆惡奴把姑娘擁進宅去 遂忙跑回來

再說鄧小姐這位兄長 名喚鄧飛雄 乃是江蘇徐州府的人民 因為生活無着 便帶着妹妹玉瑛 來到這紹興府 投奔他舅舅 想謀個生活之路 誰知到了這望江鎮 他舅舅却搬走了 不知遷移到那裡去 鄧飛雄只得就在這附近訪尋 找了許多日 竟目渺無踪跡 因為盤纏錢已花完了 飛雄心裡一着急 竟自病倒 日見沉重 急的玉瑛真是一籌莫展 本來連店飯錢都沒法兒付給 那裡來的錢請先生治病 只有望着兄長悲泣 却無法可施 所幸掌櫃的很好 見他兄妹這般光景 不忍逼索 却來和玉瑛商議請醫療治 玉瑛哭道 可憐我們 連吃住尚且仰賴掌櫃的 善心慈悲 那裡來的錢請先生治病啊 掌櫃道 咱可以想法子 現在我倒是可以幫你們的忙 不過也不是長事 長了我也担負不了 咱這麼辦 現在我先請先生給他治着 你趕緊想一想 附近有無親友 或者想攬生財之道 只要够請先生打藥的就行了 我的房飯錢不成問題 玉瑛拭淚道 謝謝掌櫃的可憐我們 但是現在我的方寸已亂 一點主意也沒有 你若有辦法 只管說出來 咱們商議 掌櫃的搖頭道 我沒有主意 你可以慢慢的想 劉三在旁邊兒聽着 忽發答話道 我倒有個主意 鄧小姐我看你們哥兒倆 都帶有防身寶劍 一定是會武術吧 條真要是會武術 可以到江邊去賣藝 我想一定可以賺錢 玉瑛一聽 自己雖然不願意挑頭露面 可是淨依賴着人家掌櫃的 也不做話 遂點點頭道 這倒可以 可是我不會說話 怎麼辦呢 劉三道 不會說不要緊 我可以耽誤點功夫跟你去 我說你練一定能賺火錢 玉瑛點頭道 既如此教你受累吧

掌櫃的，你聽這辦法可以行嗎？掌櫃的點頭道：「很好，用什麼東西，你告訴劉三，一切可以由我代置。」鄧小姐點頭道：「是是是，全仗着掌櫃的慈悲了。」掌櫃的擺手道：「不客氣，但願鄧先生的病好了。」我幫忙是不成問題的，說着遂站起身來道：「劉三，你跟姑娘商議辦吧，用什麼只管到櫃房裡去。」劉三忙答應，掌櫃的遂自走向去。劉三因和鄧小姐商議着，置辦一些隨手用的東西，到次日天光一亮，姑娘便收拾齊整，陪同劉三到江沿來賣藥，要說劉三這個主意出的還甚真不錯，他也聽說，還是賺錢，却不料馬武舉來到，竟把姑娘搶了走。劉三心裡自是萬分着急，看關馬武舉把姑娘搶進住宅之後，便匆匆跑回來，見鄧飛雄報告，鄧飛雄自由昨天他們一商議，教姑娘去賣藥，心裡就不樂意，可是病困至此，人家掌櫃的，是一番好意，怎好攔阻，只得由他們去。如今一聽自己的妹妹被惡霸搶走了，他心中一着急，身軀往後一挺，竟昏死過去。劉三二見，更慌了手脚，忙跑到前面報告掌櫃的，掌櫃的吃驚非小，遂趕緊命人請先生，隨跑到跨院來，命劉三扶起鄧飛雄，慢慢喊叫，正在亂着，先生來了，一看鄧爺說：「不要緊，還是氣急攻心，一時昏厥，沒有關係，你們把他放平了。」我動一些手術，先把他救醒了，再說，掌櫃的一聽，忙命劉三把鄧飛雄放下，先生遂用手術，推拿鄧飛雄肚腹，就在這個時候，店小二來找劉三，說外面有個姓金的，老頭兒來找你，劉三納悶道：「我並不認得這麼一個人哪？」掌櫃的道：「你可以出去看看去。」劉三答應，遂走出來看，才把金老者引進來，當下金老者一看鄧飛雄躺着不動，心中吃驚非小，便忙



跟過來 大家不曉得他是誰 正然發怔 劉三跟進來告訴 這位是鄧爺的朋友 特來瞧看鄧爺的 掌櫃的聽了 這才明白 金老者却問醫生 請教先生 他這是怎麼了 先生道 這是急急攻心 一時氣逆 所以昏厥了 不要緊 急而後這就蘇醒了 說着果聽他肚腹一陣響 咳咳嗽一陣喘嗽 一口濁痰吐出來 當時他臉上的汗就如同瓢潑一般 仰呻吟出來 先生一見 忙診了診他的脈 面上頓現出喜色 金老者却叫了聲鄧壯士 你現在覺得怎樣 鄧飛雄睜開眼看見了金老者 却不認識 以為是店裡的人了 却没有精神答他的話 只點點頭 便又閉上眼睛 金老者一皺眉 因問道 先生 你再給她看看脈吧 先生笑道 不用看了 方才我已診了 你放心吧 他的脈像很穩 他原是害熱病 這一折騰 汗出來了 病就算是好啦 你看他這樣沒有精神 是因為他心裡舒服了 心裡一舒服 精神當然要疲乏 我給他擬個方子 服一劑藥 補一補氣 再靜養兩天 就算全愈了 說着便拿過文房四寶 開了個方子 掌櫃的把先生送走 遂命劉三去打藥 金老者却在床前 低低的問 鄧壯士現在你心裡覺得舒服嗎 鄧飛雄點點頭 金老者道 那麼你安靜睡一會兒吧 回頭咱們再說話 說着遂退出來 到了櫃房 問掌櫃的打藥去了沒有 掌櫃的忙帶笑回答打去了 劉三去詢 金老者點點頭 遂坐下道 我姓金哪 這位鄧壯士是我一個朋友 他困在這兒我是不知 他令妹出了事 我才知道的 這也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該你多少錢 你拉出一個清單來 掌櫃的忙答應 遂命先生開過一個清單來 金老者一看

連房飯錢 帶醫藥費 合湊一塊兒 共是二十五兩七 遂由腰中掏出一包銀子來 交與掌櫃的 給你 這是三十兩銀子 先存在你這兒 多少早晚元事再算 掌櫃的忙道 好吧 您哪 說着把銀子接過去 告訴先生存在賬上 這時劉三已把藥打了來 掌櫃的便命他趕緊煎 及至把藥煎得了 金老者看看鄧飛雄把藥喝下去 見他已然清醒了 這才細問他的身世 並把要去馬武舉家搭救鄧小姐的意思告訴他 鄧飛雄一聽 要陪着回去 金老者擺手道 那如何能成 你這病剛好 倘再被風吹着 那還了得 你可以安心在這裡等候 我把令妹安置畢老者家中之後 自然來接你 鄧飛雄只得點點頭道 既如此 就勞老人家多受累吧 金老者說聲不客氣 遂告辭出來 找了個房住下 等到三更時分 換好夜行衣 背背兵刃 從店房中躍出 徑奔馬武舉家 趕來至門前 飛身躍上 圍着他住宅繞圈兒 繞到後園忽見前面有人影一晃 忙伏身觀看 却見是邱爺來了 金老者容他過去 便暗暗跟在他背後 來至後樓 見他伏在窗上望裡一看 就不走了 便料到屋中必然有事 遂躍過後樓 縱上後窗 祇破窗櫺紙望裡窺賊 原來是王秀才之妻被禁在這裡 正自看着 忽聽外邊有人 把婦人叫出去 便料是邱爺弄的玄虛 因不怠慢 一縱身軀 躍上窗口 飛身縱進來 王秀才之妻止自望外看 忽見跳進一個人來 不禁大驚 要往床後跑 金老者擺擺手 低低說道 你不要怕 我是受你丈夫之託 來救你的 請你快些跟我走 說着一翻身 點手叫他過來 王秀才之妻一看 他是裝背着自己走 男女授受不親 這如

使得 想着微一遲疑 金老者急道 快點兒吧 再沉一會兒 他就進來了 王秀才之妻又一想 好在他這麼大年紀了 而且就是我丈夫託來的 必不是外人 急切之間 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想到這裡便走過來 伏在他身上 金老者把他背起 慌忙由窗口躍出 刻不停留的越出馬宅 一徑來到馬家大坎 遠遠就見畢老者 正站在牆子上看看 一見他們來了 遂忙跳下 匆匆迎過來道 救出來了嗎 金老者道 救出來了 車呢 畢老者道 在坎後邊了 金老者點頭 因一蹲身 把秀才娘子放下 向畢老頭道 把他交給你 你們在這坎地裡等一會兒 我救那賣藝女子去 畢老頭兒點頭 金老者遂抹身跑回來 才躍上馬宅界牆 就聽裡面殺聲震耳 料必是邱爺打上了 因留神觀看 見一所院落裡 燈籠火把 照如白晝 便飛行奔來 到西廂房上 只見邱爺和黑漢 殺了個雞解雞分 仔細一看 馬武舉在正房簷下站着 身後站着四個從人 候七捂着嘴巴 口中不住的喊 教師爺使勁兒 在屋門口站着一個婦人 手扶着門口 看着他們動手 却不住的回頭望屋裡看 便不由心中一動 不要是鄧小姐在屋裡了吧 想着遂抹身轉向北房後邊 抬頭見有後窗 遂飛身躍上來 單胳膊肘跨件窻台 舐破窻檣紙 眇日望裡看 果見鄧小姐 屋裡房椽上吊着 便不怠慢 忙回手掣刀把窻檣開 這時鄧小姐正凝神聽着外面動手 忽覺窻檣微有響動 忙回頭觀看 瞥見由外面竄進一位老者 雖然不認識 料想必是來救自己的 便扭轉身來 金老者便一伏身 來到他的面前 口中說 鄧小姐受驚了 老朽是奉了令兄委託 特來

救你 脫着一抬手 把繩子捏住 用刀一挑 那繩兒就開了 鄧小姐把二臂活動了活動 一壁說 多謝老人家 金老者道 不必客氣 趕緊跟我走 說着搜搜兩縱 便到窗下一提窻兒 翼賽燕兒一般 飛出窻去 姑娘不禁暗暗喝采 遂也飛身縱出 跟隨金老者 躍出馬宅 出鎮口順大道往下跑 姑娘因問道 這位老伯伯 你且站住 我有話說 金老者道 這不是誘話之所 前面有僻靜之地 到那裡再說吧 姑娘聽了 只得跟隨 來至馬家大坎 遠遠就見畢老頭兒 跣跟奔來 像有什麼意外似的 金老者一驚 忙問道 老人家有什麼事嗎 畢老頭兒來至他面前 喘吁吁的低聲道 方才你走後 忽然來了一個人 說是跟你約會好了 在這裡見 你可約會人了嗎 金老者一皺眉道 我並沒約會人哪 這個人現在那裡 畢老頭兒道 在坎地裡哩 金老者一聽 遂慌忙跑來 躍進坎地 到祖坎後一看 却見一人 靠坎頭站着 見他來了 遂往起一挺身道 老人家你多辛苦 金老者留神一看 却是鄧飛雄 不禁吃了一驚道 呀 你怎麼來了 這夜間風很涼 倘再被風吹着 那還了得 飛雄笑道 不要緊 我已經好了 在屋裡養着悶 又不放心 因此出來想幫幫 你却不知馬武舉的住處 我亂走在這裡 遇見那位畢老先生 因聽你說道 台約一位畢老者 在坎地等候 遂僞說跟你有約會 向他打聽馬武舉的住處 他不肯告訴 只說你一會兒就來 發我在這裡等着 果然你就來了 但不知小妹怎樣了 將說到這裡 忽聽有人叫道 哥哥 鄧飛雄一抬頭 就見妹妹玉瑛 嗚咽着跑過來 兄妹見面不免痛哭 金老者

忙勸解 因說夜深了 恐發人聽見不便 不惡哭囉 姑娘聽了 忙止住悲淚 給金老者磕頭 叩謝救命之恩 金老者忙攔手道 不必如此 你們在此等候一會兒吧 馬家那兒還有一位救人的 被他們困住了 我得去把他救回來 說罷 遂躍出坎地 又回至馬宅 把邱爺迎出來 當下邱爺一見畢老者 自是萬分驚異 金老者在旁 把大略的情形 跟他說了說 邱爺這才明白 因暗暗佩服這位金老者的思想週到 途徑既熟如此 趕緊着教他們回去吧 時候可不早了 金老者點頭 便教王娘子 and 鄧小姐都上了車 鄧飛雄與畢老者跨轎兒 金老者跟邱爺在後跟着 趕車的搖轎兒 車行輪轉 眨眼便來到畢老者住宅 金老者眼看他們都下了車 走進畢宅去 才向畢老頭兒告辭 約定三天之內 把王秀才救了來 畢老頭兒道了偏勞 因拱手作別 邱爺隨同金老者走了一程 倆人要分手 邱爺遂站住問道 這位老英雄在下一時慌疏 還未請教貴姓大名 望祈賜告吧 金老者一笑道 我姓金 我的名子 因為種種關係 先不能告訴你 明晚進城劫獄 搭救王秀才 還要請你帮忙 咱們明晚見面 說罷 一拱手 抹身如飛而去 眨眼就不見了 邱爺微然怔了會兒 遂也回歸店房換了衣服 往床上一坐 閉目養神 心中未免思想 他為什麼不肯告訴我名子呢 內中當然有別種情形 思前想後 究不明白他是何所取意 却覺得一陣迷離 昏夕睡去 不大功夫 便聽外面有了聲息 睜眼一看 天已亮了 遂忙起身下床 喚店小二打臉水 盥漱已畢 喝了兩盞茶 要了兩棧點心 正纔要吃 忽聽外面一陣大亂 邱爺一怔

忙站起來 走出屋門 見各屋的客人 都紛紛望外跑 邱爺正不知是什麼事情 忽見店小二匆匆跑來 遂忙叫他道 喂 店家 什麼事這樣亂 店小二道 你快出去看看吧 我們這出了新聞了 邱爺道 哦 出了什麼新聞了 店小二道 我們這兒的馬武舉 也不曉爲了什麼 被他家的教師用棍打死了 聽說把腦子都打出來了 邱爺一皺眉 心說 哦 那黑漢竟真個把馬武舉打死了嗎 這可真是奇事 一壁想 遂忙問道 哦 那麼一說那武教師怎麼樣了呢 店小二道 武教師不舍乎 他並不跑 自己投案打官司 現在這不是官人帶着他滿城到縣衙去嗎 大約快到衙門門口兒了 你快出去看看吧 邱爺一聽 忙點頭道 好好 我看看去 說着邁步望外跑 到了店門口 只見街上兩旁邊的人都滿了 就聽大家喊來了來了 邱爺一聽 忙擠在人羣裡 留神觀看 果見有許多官人 圍着黑漢 管先生在後邊兒跟着 順着大街走來 看官你道這究竟是什麼回事 原來這位武教師跟邱爺是同鄉 原籍也是宣化府的人氏 名喚武勝 自幼漂流在外 巧遇異人 學得一身本領 他的爲人 却是渾金璞玉 什麼也不懂 只知道賣藝吃飯 到了瀛望江鎮 舖場子賣藝 恰遇馬武舉在江邊閑遊 因見武勝的本領高強 便把他羅致到家 請他當教師 武勝一聽 有吃有喝 到月頭還給錢 這倒是好事 也不問馬武舉是怎樣的人 便答應了 這個馬武舉自從得了武勝 真是如虎添翼 遇事只要給武教師幾句好話 武勝就替他拚命去幹 因此馬武舉更是橫行無忌了 不想在昨晚 武教師在攻塗前 被金老者用言語一激 頓氣

明白馬武舉不是好人 自己因他挨了不少的罵 不由心中大怒 決定把馬武舉打死 給民間除害 也免得人們再罵他 因遂抹身 邁開大步騰騰的跑過來 這時馬武舉正率同侯七管先生 聚集數十名打手 各持兵刃 給武教師來打接應 正走之間 突見武教師拉着三節棍大踏步的跑來 馬武舉迎上前來叫道 你追拿賊人怎樣了 可是已經把他們打死了嗎 武勝不作聲 瞪着兩隻大眼 仍望前走 馬武舉道 喂 武教師 你怎麼不說話 說猶未了 武教師已至近前 突的把三節棍一掄 照定馬武舉的當頂 呼的砸來 馬武舉萬也沒想到武教師有這手兒 一些也沒防備 及至見棍到 再想躲又焉得能够 就聽撲的一聲 鮮血崩現 把馬武舉砸了個腦髓骨崩 死屍翻身栽倒 衆惡奴一看 嚇了個胆裂魂飛 因喊道 嗚呀 我的媽呀 遂四散奔逃 還是管先生 畢竟是老先生的派頭兒 事濕衣不亂步 雖然要被黑漢趕上 一棍沒殺命了 但是他並不跑 仍是邁着方步 搖擺擺的望回走 然而就是這樣 走不多遠 已累得氣喘吁吁 武勝趕過來把三節棍一擺 嘩啦啦一聲響亮 管先生以為是奔他打來了 嚇得腿兒一軟 嗚呀 我的媽 撲通摔倒在地 武勝喝道 嘿 老管 你是樂意死樂意活 管先生忙道 嗚呀 我的武教師爺 武祖宗 我樂意活 你只當我是個屁 把我放了吧 武教師道 放了你也行 我得問問你 我打死他好不好 管先生忙道 好好好 好餓了 多漂亮呀 小棍兒一幌 腦袋就開花了 太好啦 你真是天下第一的大好漢 誰也比不了你 武教師一聽 哈哈大笑道 好就得了 這就

沒有人罵我了 小子你滾吧 管先生忙答應 是是是 說着轉身要走 一看武教師 一手提著棍 站在那裡不動 不由心中暗想 這個主兒糊塗到家了 一味的好戴高帽兒 我何不設法兒說他到案打官司 真要是把他說的自己自首到案 我的功勞可就大了 想着遂站住了 武教師一瞪眼道 小子你怎麼還不走哇 管先生滿面陪笑道 我因你辦事辦的還有點兒不大好 想要跟你說說 武教師一聽遂道 啊 怎麼不大好 管先生道 我先問問你吧 你把他打完了 以後怎麼樣呢 武教師道 我走哇 還賣我的藝去 管先生道的就不對了嗎 你若能自首到案 這件事就算完完全全了 這本地的人 就得拿你當神仙供着 武教師怔了怔道 什麼叫到案 管先生道 到案就是好漢做好漢當 不能連累別人遭殃 譬如說你把他打死了 自己承認 這樣不致連累人 當官沒人罵你了 這不是滿好嗎 武教師一聽 點頭道 你這話說的對 我明白 打死人得償命 我要一跑 官兒一定教別人償命 人家多冤哪 對 我到案死算什麼 只要沒有人罵就好 管先生大喜 把兩手大拇指都挑起來道 好 大英雄啦 我就知你不願意連累別人 所以接你個醒兒 話又說回來了 天地尊大 像你這樣的英雄望那裡找去呀 說着搖頭幌腦 抽氣哈氣的 表示讚嘆之意 哄得武教師喜歡起來 遂道對 我上衙門 衙門在那兒啦 管先生道 衙門在城裡啦 離這兒太遠 你自己去 恐怕走錯了路 你在這兒等着 我去把地方找來 他就把你領去了 武教師點頭道 我在這兒等着你 你去吧 管先生答應 便大搖大擺的



奔入鎮東 迎頭就見衆惡奴 帶着許多官人 是本地面的武汛官兵各持兵刃 飛奔而來 遂忙迎上來 連連擺手道 諸位別忙 現在兇手已被我等穩住 預備到案打官司了 我是如此這般跟他說的 你們別這樣去 這樣拿刀動杖的 他一見就炸了 最好就請一位跟我去 到那兒哄着捧着 只要把他騙到縣衙就行了 衆人一聽 都說好 先生高才 那麼那位受累去一回呢 嘗有一個兵士答言 我去吧 管先生道好 你貴姓 兵士道 我姓富 管先生道 哦 富老爺 見了他你可千萬別動硬的 他那個人是吃軟不吃硬 你就看着我的眼色行事 最好我說什麼 你也說什麼 兵士點頭道 好好 這我明白 管先生又命家人也別回去 散在四外看着 單派一個從人回家去套車 吩咐完畢 遂帶着兵士走出鎮來 遠遠就見武教師還在那兒站着了 慳忙走過來 滿面陪笑的道 喝 你還沒坐下歇會兒 告訴你這個巧事 找地方找不着 却碰着這位老爺子 我跟他一提你這番意思 把他佩服的了不得 因說不必找地方去了 找着他也不會照顧 還是好漢子 是好朋友 我領他去吧 總比找地方相應的好 所以就跟我來了 兵士道 這不單我佩服 我相信無論什麼人聽了這件事 也得佩服 實在是世所少有 現在兩們走罷 武教師一聽他也佩服自己 心裡很喜歡 遂道走 說着便跟着他望前走 走了幾步 忽然站住道 等等 你們先站住 管先生忙陪笑道 哦 你有什麼事 武教師道 不是上縣衙嗎 怎麼還望鎮裡走 管先生道 啊 縣衙就在那邊兒了 這座望江鎮是必由之路 再說縣衙離着很遠 你不得坐車嗎

用回去套輛車去 武教師搖頭道 我不坐車 我向來不坐車 用就走着去罷 管先生道 走着去也行 可是我就不能奉陪了 富老爺你就多受累罷 要知後學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三俠劍第五十二集終

